原住民族委員會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申請原住民族委員會獎(補)助原住民族國際交流

計畫書

2016 年菲律賓伊富高省

「原住民生態知識跨文化對話」研習會

Workshop on the Transcultural Dialogue of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Kiangan, Ifugao, 2016

指導老師: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 官大偉助理教授

申請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預計活動期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4 日至 105 年 7 月 25 日

目錄

一、參訪緣起 1
二、參訪目的 1
三、參訪地點與整體議程 4
1. 伊富高省地理與人文背景 4
2. 整體議程簡介 6
四、團隊介紹 7
1. 團隊形成與特色 7
2. 團員名單與經歷介紹 9
五、會議日程與議題記錄 10
1. 每日行程記錄 10
2. 會議議題彙整 20
(1) 傳統土地系統、國家法令與當代土地利用 20
(2) 水稻梯田相關的生態知識與文化傳承 26
(3) SITMo 組織運作及投入的各項工作 39
(4) IAP 考古計畫及其與社區的合作 41
六、 團隊心得與建議 52
1. 成員個人心得 52
2. 團隊整體建議 61
七、會議相關照片說明 63
附錄：事前準備工作與讀書會資料 68
1. 事前行政工作 68
2. 讀書會 68

一、參訪緣起

本團隊去年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人類學系的 Stephen Acabado 教授與菲律賓伊富高省「拯救伊富高梯田組織（Save th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 SITMo）」之邀，至菲律賓參加「2015 年菲律賓伊富高省原住民生態知識跨文化對話研習會」。今年，為了更強化雙方合作，「拯救伊富高梯田組織」及 Stephen Acabado 教授再次邀請本團隊前往菲律賓伊富高地區參與「2016 年菲律賓伊富高省原住民生態知識跨文化對話研習會」。Acabado 教授的研究旨趣在於探究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其研究主要和菲律賓北部伊富高地區的民族誌、民族史、空間分析及地景研究有關。目前，Acabado 教授與當地社群合作，共同推動伊富高稻作梯田永續利用之工作，以保存與實踐環繞著伊富高稻作梯田的民族知識。本次研習期盼透過跨文化的對話，重新認識國際間應用原住民知識於永續發展的案例，並將國際經驗帶回台灣。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現代科學、國家政治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主宰之下，原住民族和土地密切互動所累積的生活經驗和知識，很難被認可為「科學」。這些觀點與知識也因為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而漸漸式微（官大偉，2013：114），但是由於原住民族權利論述日漸完整化，以及應對生態保育、氣候變遷的需求，國際社會逐漸重視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並且認為這些知識能夠提供現代社會學習與省思。從國際人權法觀點來看，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被視為是一種文化資產，而這些文化資產的永續使用必須建立在尊重原住民生存權與使用權的前提之上。也就是說，原住民族人權的伸張與環境生態永續發展有著莫大的關係。此觀點與最近受到國際社會推崇的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之精神頗為符合，里山倡議正是強調以社區為主體來重建人類和自然的和諧關係，並且結合傳統知識和現代科學達到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近年來也可以看見，我國農委會林務局與相關民間組織合作，將「里山倡議」的精神實踐於社區發展的例子，例如花蓮縣富里鄉 *Cilamitay* 部落（豐南部落）便是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例子。實際上，菲律賓伊富高地區也正是聯合國里山倡議夥

伴(IPSI，the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的一員[1]。

去年本團隊參加 IAP(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ct)針對地景考古的演練與解說，加上實地踏查梯田的行程，讓參與的同學對伊富高的梯田及其生態知識有更深入的了解；當地組織 SITMo 分享許多正在伊富高發生的社區經驗與文化保存行動：面對梯田保育上面臨到的問題，不只是爭取國內的資源，也不斷與國外單位合作；在社區經濟上，除了梯田生態導覽，他們也推動有機織布，目的是為了吸引年輕人回鄉。透過實地踏查和與當地組織交流，讓本團隊對伊富高有更直接的參與及認識。

延續去年與 IAP 和 SITMo 的合作，本團隊此行將調查在伊富高里山倡議的經驗與傳統生態知識的實踐；為了更落實台、菲兩方的人民組織交流與連結，今年邀請新竹縣尖石鄉的部落工作者與本團隊一同前往伊富高參訪，期待在參訪過程中，學習菲律賓非政府組織社區營造的經驗與方式，培育原住民部落在地的組織人才，與國外原住民部落的非政府組織交流，將議題連結至國際。

[1] 詳細資訊可見：http://satoyama-initiative.org/role-of-traditional-knowledge-in-strengthening-socio-ecological-production-landscapes/或 http://satoyama-initiative.org/use-and-management-of-muyong-in-ifugao-province-northern-luzon-island/。

二、參訪目的

農業生態知識的維護與傳承

伊富高的水稻田為世界海拔最高的稻田，採當地傳統的耕作法，當地的水利設施亦為一大特色。但人口增長之後，自產的稻米漸漸不足以供應伊富高人的生活，為了賺錢營生，當地引進外來品種的水稻及其他經濟作物，加上年輕人轉往都市謀生，原本的水稻田正面臨耕作減少或是景觀消失的危機。同樣的情況在台灣也曾發生過，日治時期對原住民實施遷村及定耕的政策，但是水稻定耕的收成量不足以供應原住民生活所需，故原住民仍輔以傳統的游耕和採集維生。除此之外，近年伊富高及台灣因水庫開發，影響水權及灌溉水利系統。但是伊富高近年正積極復育水田，在當地及台灣有相似背景、經濟行為及現況發展的情況下，本團隊將前往當地交流復育經驗，考察國際經驗，與台灣原住民在地連結。

在地組織的培力與社區經濟

去年報告成果中有提到：伊富高梯田行動組織 SITMo 和國家原住民事務委員會（NCIP）、伊富高國立農林大學（IFSU）、菲律賓教育部（DepEd）合作，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經費，與在地耆老、社區共同合作推展「伊富高培育原住民知識專家計畫」，透過系統性的紀錄、彙整、研發、出版，文化與知識能夠以資料庫、教材、技術專利呈現，並有效運用在日後各項發展上；在社區經濟的部分，SITMo 積極提倡有機織布，成立結合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社區織藝班，以老人帶新人的方式來傳授。可見 SITMo 作為一個社區組織，他的目標全面的，除了保育梯田，也有教育出版的事業，而這些都是為了培育能夠傳承文化的人才，此趟前往希望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SITMo 在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正在執行的具體工作內容。

學術上的連結與合作

此次研習將與在地諸多人民組織、研究團體與在地領袖接觸，並安排有多

日的團體訪談和交流活動，而這些不同形式的接觸與對話，除了使本團能夠對在地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掌握，並以他山之石為鑑，回應台灣之現況外，更欲就學術研究、跨校的課程合作、原住民族書院及假期學程等層次，建立搭起多方（台灣、菲律賓、法國）交流合作的機會及平台。

菲律賓的傳統領域法治與在伊富高的實踐

伊富高當地利用傳統生態知識培育水梯田，符合「里山倡議」之內容，而當地的自發性組織 SITMo（Save th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保存伊富高梯田運動）更積極進行復育水梯田的工作。在復育的工作中，伊富高保存並傳承了當地的傳統生態知識，此舉與台灣原住民目前正在積極爭取的傳統領域及傳承土地知識相同，故在與 SITMo 交流的機會中，可以將伊富高的法治經驗及實踐方式帶回台灣，讓台灣原住民之傳統領域及相關土地法規可以盡快落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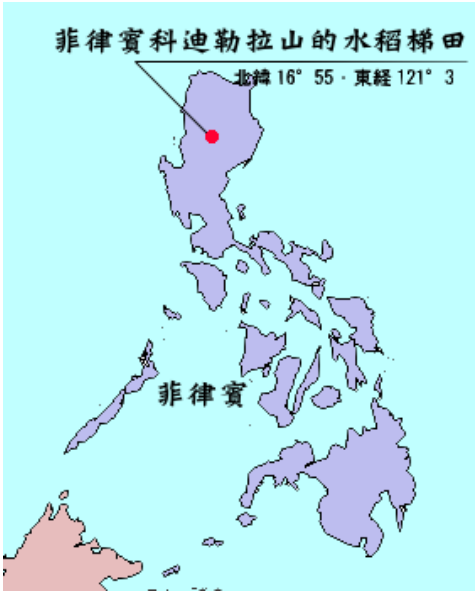
本團成員包含學生與台灣原住民社會工作者，皆有各自不同專精的領域，並以青年動能與多民族為團隊之特色，因此相當側重於青年軟實力、行動力。故，除了前述幾點目的外，本團也欲著力依富高在地組織青年、考古學程學生及本團，如何在學術研究、在地議題與權利組織行動揮展自我角色與可能性，並透過研習中的對話討論，及日後多元媒材與網路等新興平台，拉近國際距離，聚焦能量，建立更宏觀的視野與網絡。

三、 參訪地點與議程

1. 伊富高省（Ifugao）地理與人文簡介

伊富高省（Ifugao），為菲律賓呂宋島的一個省份，屬於科迪耶拉（Cordillera）行政區。科迪耶拉行政區是菲律賓唯一的內陸大陸，也是菲律賓最大的山區，科迪耶拉在西班牙語的意思正好指的就是「山脈」。

被比喻為「天國的階梯」的水稻梯田是目前在伊富高省中最著名的景點，其水稻梯田的規模為世界最大，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人造灌溉系統。在 199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其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所符合的幾項標準如下：(1) 獨一無二，或至少是非常特別地代表了一種文化傳統或是一種現存或已經滅絕的文明。(2) 突出地代表了某一類建築或技術的，並且展示了人類歷史上的某一段或幾段非常重要的時期。(3) 可作為傳統的人類居住地或使用地的傑出範例，代表一種（或多種）文化，尤其在不可逆轉之變化的影響下變得易於損壞。然而近年來，有許多無視於灌溉溝渠、梯田的建築物開始出現，也有許多田地開始荒廢、廢耕，使得水稻梯田的景觀維持成為菲律賓政府的難題，這項世界遺產也在 2001 年被列入了瀕危世界遺產名錄之中。



而如此壯觀的水稻梯田的源起被認為和菲律賓的原住民伊富高人有關，伊富高人為居住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多山地區以水稻種植為主要經濟活動的群體，而其在開始耕作這一片梯田的時間長度，目前在許多的考古學研究中仍然是有爭議的，但是在許多人類學的民族誌資料中都可以看見，環繞著水稻的相關知識如何作為伊富高人社會、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2. 議程簡介

日期	地點	機構／景點	討論議題／行程
7/14	馬尼拉	菲律賓原住民族委員會 NCIP（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	◆ 交流兩國原住民議題及挑戰 ◆ 原住民政策 ◆ 未來合作項目：NGO
7/15	伊富高 基昂岸 (Kiangan)		◆ 前往伊富高省，抵達伊富高省 Kiangan 市
7/16	伊富高 基昂岸 (Kiangan)	Open Air Museum	◆ 伊富高梯田的耕作狀態和作物，認識梯田周邊生態環境與居住空間 ◆ 在地組織復育梯田及文化的行動
		SITMo 工作室	◆ UCLA 人類學系考古計畫 IAP（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ct)的運作及工作目標
		民宿	◆ 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及 Kiangan 的傳統樂舞交流
7/17	薩加達 (Sagada)	當地組織 MRDC（Montaños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 在地 NGO 組織的成立背景及目的 ◆ 社區內傳統文化與外來宗教的磨合
		民宿	◆ SITMo 執行長 Malon 分享組織背景及行動
7/18	薩加達 (Sagada)	蘇馬晶洞穴（Sumaging Cave） 懸棺（Hanging coffins）	◆ 自然生態 ◆ 懸棺與獵首文化
	基昂岸 (Kiangan)	民宿	◆ Stephen 教授介紹 IAP 計畫的目標、運作及工作內容 ◆ IAP 計畫與在地社區的合作
7/19	Asipulo		◆ 參與社區感恩收穫祭 Boklay
7/20	基昂岸 (Kiangan)	當地農場	◆ 自然工法農業
		Kiangan 小學	◆ 參與 IAP 社區發表會 主題：社區在學術研究的參與及原住民族下一世代的歷史再教育

7/21	Tinoc		◆ 伊富高人現有的土地法律制度及限制、挑戰 ◆ 伊富高的土地使用及農地轉作 ◆ 社區與水庫議題
		市政廳	◆ 土地管理、森林知識、農業、打獵、水權、與台灣社區組織之間的合作
7/22	洪端 (Hungduan) 巴拿威 (Banaue)		◆ 梯田農業與儀式信仰 ◆ 維持世界文化遺產與當代原住民族社區經濟生活的平衡
7/23	基昂岸 (Kiangan)	伊富高博物館 Ifugao Museum	◆ 伊富高傳統文物
		民宿	◆ Atty. Evelyn S. Dunuan 女士分享菲律賓原住民法律 IPRA 的草擬過程、現狀及未來挑戰 ◆ Kiangan 的感恩收穫祭 Boklay
7/24	馬尼拉		回到馬尼拉
7/25	馬尼拉	市區巡禮	◆ 中國城 ◆ 聖地牙哥古堡 Baluarte de San Diego 內教堂 San Agustin Church

四、 團隊介紹

1. 團隊形成與特色

指導老師官大偉，為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人，目前任職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領域為原住民族土地、傳統生態知識、自然資源與災害管理等，並致力於將研究成果與政策對話，近年來亦發展南島民族地區之外交政策研究，並積極與南太平洋地區之學術單位或機構進行合作研究，並透過這樣的合作培育原住民族國際交流人才。本次將與學生團員一同赴伊富高地區進行研習及移地研究[2]。

日宏煜老師

[2] 指導老師官大偉此次研習及移地研究之經費已由科技部計畫差旅費支持，故不在申請經費成員中。

團長李孟儒，為花蓮縣安通部落阿美族人，關注國內外原住民族參與外交現況，碩士論文即是以「南島外交」為主題討論台灣原住民族的南島交流經驗，於本次研習中將致力於汲取伊富高在地社群與組織參與國際事務、里山倡議之經驗，以及其與台灣原住民族交流之情況。團員江長銓為阿美族人，大學就讀台大地理系，因此對於原住民土地權利有很大的興趣，本次研習中他也會關注在台灣與菲律賓的環境保育與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的關係。團員蘇韋宣為民族系大四學生，同時雙主修新聞學系，期待在這次的研習中，觀察不同國家在原住民政策上的差異，並學習如何與異國異族群的人對話，並且將這些資訊傳達出去。團員曾懿德為阿美族人，成長與教育環境使他對原住民相關議題都抱持高度熱誠，在大學期間參與政大小米園的種植，對原住民傳統生態知識產生相當濃厚的興趣，期待在這次行程中能夠更深一層認識伊富高人在傳統生態知識上的實踐。團員鄭宇荃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大二開始參與系上的田野課程，對於部落產業有很大的興趣，期待在這次的研習中，能夠深入了解在地社區組織與部落產業的關係。

另外，本次除了學術團隊外，特別也邀請部落族人一同參與此次的伊富高之行參訪行程，本次參與地族人有來自新竹縣尖石鄉新光部落亞弼達利、阿薊達利，以及尖石鄉前山梅花部落吳蕙雯等共三位一同前往；團員亞弼.達利從事社工服務已經 13 年，放棄都市安穩的工作機會，到部落中服務。因為自身的原住民身分，所以亞弼・達利也能以部落的觀點及需求，同時也引進了至善的服務團隊及外界資源，提升部落服務的適切性，更運用原住民身分，機極推動泰雅學院的規劃，整理泰雅文化、高山生態、在地知識等，與各部落共創平台，落實多元文化之公民社會理念，此次著重於當地族人與考古學家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團員阿薊.達利從事部落服務工作至今已有 20 餘年，透過協助部落行銷有機蔬菜以及調查部落小農其相關農事紀錄外，目前正在尖石鄉新光與鎮西堡部落進行泰雅族復育傳統作物並進行泰雅族傳統生活知識的傳承與祭儀，除此之外也與亞弼.達利一同整理泰雅文化、參與高山生態、傳承在地知識等與各部落共創一個行銷平台，並將部落青年找回一同部落進行產業傳承之計畫，此次著重於傳統作物的利用與傳承。團員吳蕙雯從事部落工作目前以六年，大學畢業後回到部落開始著重於在

部落農業相關之事項，特別在農民生命調查與記錄、農民技術交流與平台的運用、紀錄農事相關專業知識的轉述等，透過其相關背景協助部落進行有機證書之認證等，此次將著重於稻米產業的重要性以及考古學在當地部落的運用。

原民台的記者與攝影團隊也將在這 10 天中參與我們的行程並記錄報導，記者 Yabung 是太魯閣族，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工作，紀錄伊富高水梯田的人文脈絡，並且與台灣的原住民族傳統農耕知識、祭儀文化比較、報導，讓更多人看見。

2. 團員名單與經歷介紹

姓名	單位	族別	背景／經歷
官大偉 (指導老師)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泰雅族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學歷/ 美國夏威夷大學地理學博士
日宏煜 (指導老師)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賽夏族	現職/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 學歷/ 夏威夷州立大學人類學系博士
李孟儒 (團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阿美族	現職/ 政大民族系官大偉老師研究室專任助理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
江長銓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阿美族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在學
蘇韋宣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客家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在學
鄭宇荃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漢族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在學
達利貝夫宜	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部落	泰雅族	新竹尖石泰雅爾族新光部落牧師
亞弼達利	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部落	泰雅族	至善基金會新竹工作站主任
阿薊達利	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部落	泰雅族	至善基金會原住民青年圓夢計畫成員 水蜜桃農
許家榮	原住民族電視台	漢族	原住民族電視台攝影記者
陳婉之	原住民族電視台	太魯閣族	原住民族電視台記者

五、 會議日程與議題記錄

1. 每日行程記錄

2016.07.14

首日的行程先前往了菲律賓的原住民族委員會NCIP（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拜訪該國的原民會主委Atty. Leonor T. Oralde-Quintayo女士，同時，台灣駐馬尼拉代表處的林松煥大使一同與我們拜訪，會議當中互相交流了兩國原住民遇到的議題以及面對的困境與挑戰，Leonor主委提到傳統領域的劃定中經費取得是最為困難的，另外也提到當地原住民經常面對到外來的衝突是相當激烈的，因此如何保護生命財產的安全也是當地相當重要的工作。

除了在政策面向的討論外，也談到未來合作項目的方向，官大偉教授先提出了對於NGO上的合作，希望能夠建立雙邊NGO交流的關係，同時也獲得官方力量的協助與支持，Leonor主委則是回應非常樂意擔任雙邊橋梁的角色來建立台灣與菲律賓NGO間的合作關係，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能看見某些契機的出現。同時也發現Leonor主委相當願意與我們分享當地的困境，並不隱瞞負面的社會情況，這點讓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到當地的困境。

晚間我們也與林松煥大使及代表處的同仁共進晚餐，同時與代表處的同仁詢問許多當地政經社的發展狀況，讓我們受益良多。

2016.07.15

在馬尼拉入宿一夜後，凌晨四點便乘車前往伊富高，搭乘長達十二個小時的車程後，終於抵達伊富高省的基昂岸Kiangan。先與當地的聯絡人搶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織SITMo（Sav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執行長Marlon M. Martin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助理教授Stephen B. Acabado 共進晚餐。作往後行程的討論以及交流情感的時刻。

晚間我們也進行了第一次的討論會議，針對前一天在NCIP討論的議題進行分享，經過老師們的說明後，將一些不清楚的議題重新解釋，團員們逐漸進入當地的情境下觀看事物。

2016.07.16

在經過一夜充足的休息以後，伊富高團隊享用了一頓豐富的早餐，便散步

前往Kiangan當地的假日市集。市集裡販售著來自當地居民自己栽種的各式蔬菜水果，也有各種民生用品、衣服鞋子，還有當地口味的甜食與麵包。攤位上不時可看見和台灣原住民會食用的各種蔬菜和豆莢類，也有和台灣原住民食用方式截然不同的「檳榔包」。

之後我們與Nagacadan社區協會的成員Auntie Maria以及SITMo執行長Malon會合，搭著用過去美軍留下的吉普車jeepney前往此行重要的參訪地點－Open Air Museum，其實就是伊富高梯田本身。原本過去有其他組織支持這個恢復伊富高傳統梯田計畫，後來在地組織延續了這個計畫，並與政府合作，使得這樣一個開放式的梯田空間得以持續下去並作為當地教育和延續梯田運作使用。途中透過Malon、Auntie Maria及OpenAirMuseum志工的講解，除了了解梯田的耕作狀態和耕種作物的不同，也認識了在梯田周邊的生態環境與居住空間，包括負責涵養水源的森林、人們所居住的房屋、穀倉和搭建這些建築的換工機制，其中一位志工說到：在伊富高，森林、水稻田和人，這三者缺一不可，若不是這三者緊密的依存關係，這個地方就不會存在。透過之後的討論也讓團員們對於梯田的維持和土地的運用有不一樣的視野和發想。

接著我們來到SITMo組織的所在地，和由UCLA人類學系教授所主持的考古計畫IAP（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ct)團隊共進午餐。透過教授深入地對考古過程及方法的介紹讓團員們了解考古團隊在伊富高當地的運作，以及這些被挖掘出來的文物之間重要的關聯性，以及其所建構出來對過往的詮釋。中間團員們各自散開和考古團隊的學生聊天、互相提問，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最後回到住的民宿，有來自菲律賓南部、民答娜峨的四位族人，以及Kiangan當地的族人和團員相見歡，彼此分享各族群的傳統樂舞，見識到了Ifugao當地充滿氣勢與美感的舞蹈與音樂，團員之一的Tali牧師最後以口簧琴為這次的分享畫下完美的句點，是非常非常充實的一天。

2016.07.17

早晨，團隊與IAP的師生們一同前往需長達4個小時車程才能抵達的地方—山省Mountain Province，周圍山脈高達兩千多公尺，與伊富高的生態環境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中午吃飽飯，伊富高團隊便起身前往薩加達Sagada的當地組織MRDC（Montaños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進行交流與分享，在分享的過程中Sagada的耆老訴說過去當地的歷史背景與它本身有的生命經驗，經過一段很長的分享過程中得知，過去在當地的傳統文化裡有著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但隨著外來信仰的影響，傳統文化與當地

居民產生了很大的衝擊與斷層。耆老提到這個組織的成立主要是因為天主教的緣故，因為教會看見部落需要一個組織，所以與當地居民有了一些的共識後，MRDC因而產生與成立。然而為什麼在這裡大家可以這麼地接受天主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過去的傳統文化與規範跟天主教是最為相近的，而其他的小教派會破壞原本的傳統文化。

晚上，Malon執行長分享了SITMo在伊富高所做的事情，從Malon執行長的分享中得知原來SITMo成立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拯救伊富高梯田」這樣的一個實際行動中，讓國際的人以及當地的人(那些不熟悉此組織的人，以及忘記歷史的年輕人)除了看見梯田以外，最主要的還是希望能夠把文化找回來、讓年輕人認識自己的文化、認同自己的族群。

2016.07.18

在薩加達Sagada的第二天是前往蘇馬晶洞穴（Sumaging Cave）及懸棺（Hanging coffins），從地面向下延伸約87公尺深度的岩洞歷險，岩洞深不見底且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僅由導覽員用煤油燈照明，傾斜幾近70度的岩洞，到處是濕滑的岩石，驚險的攀爬畫面令人冷汗直流，沿途團員互助合作並相互激勵，令人佩服的是高齡73歲的Tali牧師也完成了探險任務，這體驗活動的精神正是團隊精神的寫照。

離開蘇馬晶洞穴後，沿途探訪菲律賓殯葬文化中重要的懸棺所在地，經過當地人的解說得知，會採用懸棺的原因是在於當地附近社群過去有獵首文化，為了防止被他人獵首，因此將棺材存放在高處的岩穴之間，形成了相當特殊的景觀。

午餐後開始了3個多小時的車程返回伊富高的基昂岸Kiangan，團員們雖各個疲憊不堪，但馬不停蹄的開始與Stephen教授進行座談。座談中Stephen教授分享自己身為菲律賓人的文化背景及學術研究背景，驅使他選擇伊富高省進行考古工作，同時分享IAP的主要工作內容及與社區連結的現況，也提出目前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座談中透過與教授的交互問答，團員們得到許多啟發，從Stephen教授個人的生命經驗，我們應思考如何從自身的背景、學術專長及職業去連結自己的部落發展；從IAP的工作成效，我們理解到學術研究如何去佐證部落的歷史，如何透過部落會議發表研究結果，並與族人對話獲得認同，促使族人更清楚認識自身文化的變遷；同時從IAP與當地社區教育系統的互動中，我們學習到考古研究的成果如何提供教育系統進行資料應用與教材研發的歷程。從目前IAP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中，我們認知到完善計畫與充足經費對研究工作的影響，以及建立研究團隊與社區互動對話的機制對雙方永續發

展可能性的影響。

2016.07.19

一早前往伊富高省的另一個地區Asipulo，參與他們的感恩收穫祭Boklay，Boklay通常在7-9月間舉行，是收成之後為了感謝上天賜給他們土地與稻米的儀式。我們所觀看到的祭儀可以分成三個部分－搗米、篩米；祭儀；製作Binakle（米糕）。

一開始大家分散開來在庭院裡搗米與篩米，通常是三個人一組，一開始兩個人先搗，最後第三個人才加入，三個人找到節奏的過程看似簡單其實很難，不只是數拍子，更重要的是手、腦與肌肉的協調性，如果沒有經驗與和諧的肢體動作就很容易累，也會常常跟別人的杵撞在一起。另外，在當地使用的器具跟台灣原住民族用的很相似，只是當地的臼是石製的。過了一段時間，在屋子門口的棚子下，祭儀正式開始。祭師講述兩百多年的口述歷史，之後就殺雞放血，口中同時唸著祭詞，在這裡的祭師都是世代相傳的。完畢後由另一位耆老捧著一盆米酒（Balay），倒在竹杯中分給每個人。製作Binakle的場所在屋子內，主要是由女性來負責製作，原料是搗到已經變成粉的米、糖、花生摻水混合，放在藤葉（ratan leaves）裡包起來後拿去蒸，成為當天午餐的主角。

最後他們表演傳統的舞蹈，由男生負責三個類似鑼的樂器，用木棍敲、或是用手拍打出聲響，三個不同的節奏交織成主調，舞者紛紛加入，男女的手勢看似相同、但韻律和力道展現出男女之間不同的美感，腳步是男生的較為複雜、跳躍，女生則是輕踩在節奏上。族人也邀請大家進入舞圈裡學習他們的舞步。看似簡單、重複的舞步由我們來跳完全失去味道，使團員們用肢體實際的經驗體會到，其實身體承載的文化遠比頭腦所認知的更深刻。

2016.07.20

結束了歡樂的慶典活動後，這一天留在基昂岸Kiangan參訪當地兩座農場。由於配合當地政府的農業發展計畫，農場採用自然工法培育作物，不能使用農藥。第一位農夫Robert就在農場裡自己製造堆肥及酵素。他利用竹筍、番茄等蔬菜製作天然酵素。打開酵素的瓶子，可以聞到甜甜的果菜香。Robert指著一旁的咖啡樹苗說，這種酵素可以直接噴灑在作物上或是灌溉土壤。農場裡的堆肥來自乾枯的稻梗，還有香蕉皮及其他Robert的秘方，先加水、浸泡在大型的水泥池中一段時間，再換個水泥池、放入蚯蚓，Robert說蚯蚓會吃掉堆肥中不好的東西、排泄出養分，整個過程大約

三到四個禮拜，便完成堆肥了。製作過程中，Robert也從水泥池接了水管，用這些帶有養分的水灌溉農田。Robert還說，之前來台灣的時候看到香菇，便很想試著種種看，也對香菇烘乾機很有興趣，所以當場就跟來自新竹尖石的泰雅族團隊成員聊起香菇的培育，我們團隊也希望能促成原住民間的國際農業交流，交換彼此的農業傳統知識。

接著我們抵達Roland的農業改良場，他的農園裡種著豆子、龍葵、薑等作物，可能是因為Kiangan的土地養分高，作物生長得非常好，尤其是Roland從台灣帶去種植的長豆和龍葵，和在台灣時這兩種作物成長的情況相比，Roland種出來的豆莢長而飽滿；龍葵的高度高於我們的腰、果實幾乎跟藍莓一樣大顆。Roland會將農場中的作物加工製成其他產品售出。配合政府計畫，他們必須到碧瑤市受訓，再回到農場做加工產品，這些產品甚至會販售到馬尼拉。Roland還拿出黃藤(Ratan)果實釀造的甜酒以及用樹薯製成甜點招待大家，Ratan酒入口甜而不膩又順口的滋味，讓大家非常驚豔。

下午是當天的重頭戲，我們來到Kiangan的小學，參加IAP的研究成果發表，六位發表人的研究內容包含考古遺址的3D立體電腦繪圖、早期伊富高的農業、Kiangan的舊村落位置及生活、Kiangan考古發現的喪葬儀式、喪葬與珠子工藝品，以及考古成果與文化教育。IAP及SITMo希望透過這些考古成果，重建昔日伊富高人的生活樣貌，並收錄進當地教材中，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民族、認識自我。這次的發表中，他們預期將文化教育推廣到小學，所以提出了一套教育模組，從博物館到考古體驗都包含在內。IAP也邀請了許多當地教師來到現場參與發表會，並交流經驗。會場內也有展出考古挖掘的陶器、骨頭等文物，及伊富高的老照片，供大家參觀。

由於IAP團隊隔天凌晨就要前往馬尼拉了，在Kiangan的最後一晚，我們與他們共進晚餐，簡單的歡送與告別這群朋友，能夠認識考古研究、參與成果發表，希望未來還能再遇見彼此。

2016.07.21

微亮的天色鵝黃色的太陽尚未出現，這天的行程就這樣在清晨前往Tinoc，由SITMo執行長Marlon親自帶領，沿途接了SITMo的志工Robert與Roland跟著我們一起前往Tinoc。

行駛莫約一小時後，執行長著大家眺望Kiangan與Asipulo 的土地範圍以及講解伊富高人土地地籍登記所藉由的三種方式，第一個為繳稅的土地－主張使用權（非所有權）、第二為土地所有權登記（主張所有權）、第三為IPRA（Indigenous People Rights Act）的證明用以繼承或主張土地所有權，同時也說出了雖然目前政府有頒布原住民族權利法，卻也面臨挑戰例

如因為土地主張彼此衝突重疊的時候進入了地方法庭，卻也讓問題更嚴重化，所以仍有族人回到文化來主張判別土地所有權，而不透過政府的認定。

車子又緩緩地往前移動，迎接而來的是顛簸的泥土路及半邊尚未鋪完的水泥路面，一看就可知道這是正在拓寬道路的工程，不過在這同時，眼前水梯田的地景卻也隨著高度的變化，梯田上的作物從水稻漸漸轉種為番茄、紅蘿蔔、高麗菜等經濟作物，正在疑惑作物改變的同時又到了第二個解說的點，過去在這個地區當時的政府想在這裡蓋小型的水庫，國家用偽造簽名的方式說市民都同意了，但有些市民發現並揭露這樣不正當的手段，因在菲律賓政府若要在原住民地區要建蓋或進行研究需要進行知情同意權的行使，讓當地族人清楚並同意，但在Tinoc這裡卻是用瞞騙的方式說當地人都同意了，所以族人揭發其行為同時也連結了周邊的原住民組織，也阻擋了水庫建蓋。

車子又往前了，道路除了正在進行拓寬工程的怪手，也與滿載高山蔬菜的貨車會車，沿路滿塵飛揚、路況也很驚險，空氣中還不時飄來雞糞、肥料的味道；在已經搭了三個多小時的車程，團員們身上沾滿了灰塵正要問還要多久的時候，眼前出現一間間的房子、有屋頂的綜合運動場有打籃球的在地人、賣飲品的小販、分裝番茄的青年人；站在大門迎接我們是年輕的是市長。其中Robert就跟著市長一起帶領我們到市議會會議廳，與Ifugao大學Tinoc分部主任、村長、Tinoc農業部門的官員就開始對話與分享，從土地管理、森林知識、農業（有經濟收入、技術、行銷的議題）、打獵、水權、與台灣社區組織之間合作的可能性，還有談了種香菇的農業技術，而達利耆老也分享了台灣種香菇的演變過程以及樹種的選擇等，並且用幽默的方式提醒他們，要慢慢種、慢慢學，生命也會更長…其實這句話是要跟他們說；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下容易快速失敗或是迷失在經濟利益中，對環境更會是以利益為出發點並掠奪資源，這樣的結果，反而讓自己更靠近貧窮。

2016.07.22

早上參訪另一個市－洪端Hungduan，該地水梯田保存的相當完整。主要種植高地米High-Land Rice，整個小鎮皆屬於當地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Marlon執行長告訴我們，伊富高人的傳統信仰是多神信仰，巫師做祭祀時，依據不同的神會有不同的儀式。而當天也是洪端祭祀壞的神的日子，因為明天是豐收祭，要祭祀好的神，為了避免愛嫉妒的壞神不高興，就要請他先吃飽、離開。這是伊富高人目前仍然保存的傳統文化之一。

而洪端早期有20多種的稻米種子，因梯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後，與NGO合作簽約紅米行銷，但也因為市場趨力的關係，導致大家從原本有20多種品種的米，逐漸變成僅存8個品種的種子。過去在當地的傳統文化上會交換種子，但後來因為廣泛種植作為經濟作物的紅米，所以無法繼續分享交換其他種子，也失去了交換種子的傳統文化。而他們會將紅米產品換成貨幣，再去買東西，甚至是買外來的低地米Low-Land Rice，但這個經濟型態卻也沒有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和經濟，仍然處於貧窮的狀況。

當天最重要的是，提醒我們大家，對於文化、遺跡的保護與承諾。依據大地變化、人為活動，以及政策轉變，有些世界遺產還是會遭受破壞。在現實生活與傳統知識的衝突之下，要如何利用農業技術去保護環境，必須要花更多的體力與時間投入才能達到。

另外我們抵達了Ifugao最發達的觀光區巴拿威Banaue，此地種植傳統的高地米，較不適合種植低地米。目前也是收割季節，大部分已收割完畢。依照坡度，有些梯田用石牆，有些用土牆。同時，梯田上方也是私人的森林，大多用來游耕，而私人森林後更深的森林是社區共有，大家可以於其內狩獵、採集與伐木等。而巴拿威的森林會刻意種植不同的樹種，創造生態多樣性。不過現今年輕人外流造成了人力以及勞力不夠。雖然梯田荒廢而變成森林，不過也藉此達成生態平衡的狀態。

2016.07.23

經過了前八天的緊湊行程，今天終於有時間參觀位於附近的伊富高博物館Ifugao Museum。伊富高博物館於1984年三月設立，為伊富高十四間分館之一，今日參觀的Kiangan分館將於明年舉行三十三週年慶。目前館內有六位編制人員（三位保全、三位工作人員）。博物館裡的文物都是從馬尼拉帶回來的，包括狩獵與戰爭的盾牌與矛、農業與採集器具、傳統家屋、飾品、樂器等等。當我們看見屬於Kiangan這裡的口簧琴Jew’s harp時，達利耆老立即拿出了自己的泰雅族口簧琴當場演奏，美麗的旋律飄揚在每個人的耳中。駐足於傳統家屋的展示場時，解說員告訴我們梯子呈現放低的狀態代表主人只是稍微離開家裡一下子，但若梯子擺放在較高處，代表主人已出遠門了。博物館裡擺放著伊富高祖先的智慧，個個都讓人驚艷。參觀完伊富高博物館之後，我們邀請Marlon執行長的阿姨Atty. Evelyn S. Dunuan為我們分享她的生命經歷以及經驗交流。Evelyn女士是伊富高出身的政治人物，擔任過NCIP的族群委員和主委，擔任過伊富高省的Administrator （省府中僅次於省長的職位）並且參與菲律賓IPRA的推動

和草擬過程。Evelyn女士講述了伊富高省在殖民歷史上的獨特性、歷任總統重視原住民的態度以及菲律賓原住民的名稱沿革。Evelyn女士最令人震撼且難忘的生命精華是被指派擔任伊富高下議院議員時，從草根性的在地行動，接著到省議會，一直到區會，一年內至全國原住民地區取得擬定IPRA共識以及分析其優劣，之後召集各省代表諮詢意見撰寫草案。但那時也經歷過許多政治人物的攻擊，認為Evelyn女士的議員資格只是經過指派，不是經由選舉制度，因而對於她草擬法案的想法及行動充滿質疑。之後Evelyn女士求助於一位上議院議員的大力協助，使法案有更大的進展。1997年IPRA通過後，NCIP組織內人員卻依舊沒有更動，避免法案沒有實質上的實踐與推動，因此Evelyn女士被指派為當時的主委，之後更致力於IPRA的實現。Evelyn女士的談吐及生命經驗當中，我們深刻體會到她為族群奉獻的熱誠以及骨子裏民族鬥士的靈魂，是個既溫柔又帶點霸氣的女英雄。

下午也是Kiangan當地的感恩收穫祭Boklay，樂舞團的舞姿以及傳統樂器演奏的音樂互相交織，搭配Kiangan美麗的山景，對上天訴說著豐收的感謝以及喜悅。相較於前幾天看到比較文靜的舞步，Mayoyao以及Ayangan的動作較為活潑、有力。接下來，我們一起體驗製作Binakle，不同於Asipulo的口味（糯米、香蕉），Kiangna配方則是糯米、椰子粉、糖以及芝麻。最後，在等待蒸煮Binakle的同時，大家圍著圓桌一起聊天，分享這八天的心得以及收穫，用歌唱方式互相祝福，彼此感謝這近兩週的相處與照顧。

2016.07.25

經過前一天一整天的路程，我們從伊富高返回到馬尼拉。當日安排的是半日的馬尼日市區參訪，主要有兩個地點，分別為中國城China Town與聖地牙哥古堡Baluarte de San Diego內的教堂San Agustin Church。與我們同行的是團員的當地朋友，我們先是搭車繞行了China Town，得知過去歷史中曾有華人在此反抗西班牙統治，因此在圓環中豎立了雕像紀念這段歷史，而比鄰的街區則是馬尼拉內較貧困的住宅區，與中國城內的肅然有著相當大的差別。

接著我們驅車前往聖地牙哥古堡，古堡內保留了相當異國情調的建築型態，彷彿來到了小西班牙城的樣貌，接著我們前往了古堡內的教堂，內部展示了大量傳教史的文化，描述著早期傳教士如何搭乘船隻來到該地傳教，以傳教史的觀點來敘述這段歷史，同時也有相當大量的繪畫，相對來說是使用殖民史觀來描述。

待完在馬尼拉的最後一個行程後，我們便前往商業區發達的賣場吃午餐，賣場的規模相當大，充滿現代化的樣貌在此，與馬尼拉市區的街景有著超大的差別，也可見該地的全球化發展的差異。

2. 分組議題彙整

(1)傳統土地系統、國家法令與當代土地利用

土地組在這 12 天的任務就是提出和土地相關議題的問題並且記錄下來。在這一次移地田調我們發現，菲律賓的 IPRA（原住民族權利法案）對於傳統領域的界定與承認有非常詳細的說明和區分，對於菲律賓原住民族在國家體制底下所規範出一個屬於原住民族的空間、並且制定出一套具法律明文規範的權利，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我們將從 IPRA 裡關於傳統領域、傳統土地的界定和規範談起，並詳述現階段傳統領域在菲律賓的現況、制定困境，以及在現實生活中土地是如何被伊富高原住民族群使用。

1. IPRA 中的傳統領域與土地

甲、菲律賓《原住民族權利法案》基本介紹及土地相關條文

一、IPRA－菲律賓的『原基法』

菲律賓國家法案第 8371 號，原住民族權利法案，於 1997 年 10 月 22 日所頒布，對原住民族及其傳統領域、傳統領域裡的社區社群，給予高度且充分的肯定。這部法案擁護菲律賓原住民族和其社群對於傳統領域與傳統土地的權利，包括自治權與傳統慣習、社會正義與人權、及其文化完整性。

二、IPRA 裡和土地有關的法律－〈Ancestral Domains〉,〈Ancestral Lands〉的解釋與認定

IPRA 第二章節第三段的(a)(b)條文，分別為傳統領域(Ancestral Domains)和傳統土地(Ancestral Lands)作出明確而詳細的定義，以下為其大致內容：

『傳統領域，係指所有一般屬於原住民族的區域且屬其所主張之所有權，包括土地、內陸水域、沿海地區，及其中的自然資源。除了因為戰爭、不可抗力之因素或為外力所迫、欺騙，或藉其他不可知之行為而遷移，或作為政府計畫下的結果，或任何與政府、私人、公司企業透過簽署的自發性交易以外，由目前的人或透過其祖先以社區集體或個人的方式自古以來持續到現在所居住或擁有，以及作為保護和支持其經濟與社會文化福利所必需的領域。　傳統領域應包括傳統土地、森林、放牧地、住宅地、農

地、和其他私人所擁有之土地，無論是可讓予和可任意支配使用的土地，或是其他如獵場、墓地、祭祀空間、各種形式的水體、礦產、以及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已經不為原住民族所完全佔據、但自古以來皆為原住民族自由進出使用以支持生存和傳統活動的土地，特別是仍然以游耕和/或輪耕方式維生的原住民族所需的活動範圍。』

『傳統土地，係指屬於原住民族的個人、家族、氏族/宗族成員所佔有、擁有和利用的土地，其係自遠古以來透過原住民族自己或是繼承而來的權力在個人或部落所主張的所有權下持續地到現在，除了中斷原因如戰爭、不可抗力之因素或為外力所迫、欺騙、或是藉不可告人之行為而遷移，或作為政府計畫下的結果，或任何與政府、私人、公司企業透過簽署所有的自發性交易，包括但不限於居住區域、水道梯田或稻田、私人森林、燒墾地及林場。』

三、IPRA 視野下的「所有權」及「傳統領域」－所有權定義及其權利行使

Indigenous Concept of Ownership

原住民族所有權的概念所具有的觀點為，傳統領域及其中所發現的所有資源應作為支持其文化完整性的物質基礎。（菲律賓）原住民族對於所有權的認知，普遍認為傳統領域是為原住民族私有，且屬於所有世代的共同財產，因此不得被販賣、被任意處置安排或摧毀。它（所有權的概念）同樣涵蓋了原住民族得持續使用自然資源的權利。

Rights to Ancestral Domains

原住民族對其傳統領域和其屬地的權利應被得到承認和保護。其中應包括：

a) 所有權
b) 發展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權利
c) 居留在領土的權利
d) 對於遷移的權利
e) 規範外來者遷入的權利
f) 對於安全且乾淨的空氣和水的權利
g) 對於主張禁伐區/保留區地區的權利
h) 解決衝突的權利

乙、政府認定與劃設

一、目前依據 IPRA 所認定傳統領域的現況

在這次移地研究中，我們來到全境屬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市」—Tinoc。Tinoc 鄰近碧瑤市，是位於伊富高省內的一個直轄市，最特別的地方即是它是目前唯二且第一個全市登記為傳統領域的地區（另一個是 Hungduan 市），此行我們拜訪了 Ifugao 大學 Tinoc 分部主任、村長、Tinoc 農業部門的官員，訪談內容圍繞在傳統領域的登記過程、邊界認定、權力行使。以下為幾個重要的提問和過程

a) 早在 1994 年 Tinoc 市就開始傳統領域區域確認的準備，1996 年完成該傳統領域邊界的確認，隔年 IPRA 通過，但直到 2010 年 Tinoc 才獲得 IPRA 的承認。CADC 這張證書（CADC, the Certificates of Ancestral Domain Claims，主張傳統領域的證明)。

b) 內部的—傳統領域劃設機制

耆老是部落被諮詢的對象，且彼此都互相知道

以劃設 balangkay 為例，一個 balangkay 代表一個或多個家族，若要此 balangkay 被承認並且劃設在傳統領域之下，則需要周邊的家族、氏族、Balangkay 承認。因此在畫設傳統領域的邊界上，當地人士表示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透過該族群社群裡的傳統機制，劃設邊界是一件簡單且清楚的事情。如果真的在邊界上有所爭議，則兩方會推出自己的耆老來進行協商溝通，透過校正、比對，來消弭爭議。這樣的例子也彰顯了 IPRA 對於尊重傳統慣習的精神，透過部落內部現存的機制，來達到確認領域邊界的目標。事實上受訪的當地耆老也表示，目前尚未有因為傳統機制無法解決爭端而上法院的例子。而以兩年的準備期程來說，內部的準備和劃設確實是相當快速的。

c) 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也得知，傳統領域有全市規模的，也有 balangay 規模的，必須透過協商與溝通來處理（耆老就是律師)。相當簡單的覺得一下子就把邊界畫出來，因為原本就很清楚的。

二、爭端

以 Malon 所舉在 Kiangan 的例子，早期有 Ayangan 語系的人被政府動用國家的力量將其部分族人遷入屬 Tuwali 語系的領域，也就是 Kiangan，在此造成的問題是傳統領域界定與歸屬的問題，對於 Kiangan 的人來說被 Ayangan 人占據的地方是其過去祖

先所流傳下來土地，是因為政府的外力介入，才使得 Ayangan 人得以在此使用土地；而對這群被遷入的 Ayangan 人來說，遷徙並非其所願，但因此而主張土地不應為這群人所有，Ayangan 人似乎不能接受。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傳統領域的歸屬與界定在現代國家力量介入後，因為遊戲規則的改變造成土地劃分上的困難。對此，Malon 表示，若未來傳統領域的劃分和其中的爭端能藉由傳統慣習來排解，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其中有提到若是將整個伊富高劃為一完整傳統領域，伊富高底下的村落、部落劃分再藉其居民運用傳統慣習、傳統知識來界定，才是目前遇到許多土地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

2. 土地使用種類與內容

在當地人們會說「梯田、森林、人，三者是最重要的」，人必須去維護梯田，而森林可以保養水分以補足梯田，田才會有作物養活人們，可見三者缺一不可的重要性。在伊富高的土地使用可以分為四種，分別為梯田、森林地、燒墾地、住宅地，而森林部分又可以區分為私有森林與共有森林，但此四種土地使用型態並非固著無法變動，有許多例子是森林地轉為燒墾地，梯田地轉為住宅地，另外也有休耕梯田轉為森林的狀況。四種型態的分類僅是便於介紹所分，實際的使用內容才會是本篇章所敘述的主體，因此，將會以土地使用的型態與內容作為重點。

甲、梯田

在伊富高省內總共有 11 個市，而目前的 7 個市是保有梯田景觀的，梯田鄰近住宅區，因此在住宅上方與下方通常都會有大量的梯田。每一單位的梯田即是以層次間隔為區分，在每個土牆與田埂間隔出的連續田地即是一個單位，這也作為財產繼承的單位，不會將同一個單位的梯田分割給不同的子女。

梯田的維持主要是依靠常有有水的情況下，使土壤保持水分飽和穩定的狀態，因此在乾旱狀況發生時是最危險的狀態，在大雨或颱風來時田地反而不容易崩壞。但近年來因為作物的轉種，當地原生種的高地米（High Land Rice）經濟價值不比低地米（Low Land Rice），開始出現大量轉種低地米或其他高經濟價值的蔬果作物，這些作物不需要長年有水的環境，必要時還必須要停止進水，造成的便是梯田的崩坍毀壞。這是目前梯田維護上相當大的問題。

另外，由於人力外流的緣故許多梯田被廢棄，不再有人去維護與種植作物，部分造成整塊梯田的毀壞，部分則使田地漸漸變成林地，

而這樣的林地出現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反而是恢復到生態平衡的樣貌。

乙、森林地與燒墾地

森林最主要的功能是保養水分以及採集使用，其中又分為社區共有林地與私有林地，其位置可能出現在田間的區塊，也會在接近山頂的區塊，兩者最大的差異即是在私有與共有上，目前在田間的林地大部分為私有，社區共有則是出現在接近山頂處，不過也因為國家制度的規定下，使得某些共有林地被有心人登記為私有，造成共有林地的運作機制產生變遷。

而在私有林地內的採集情形可能是家族共同使用的，也有可能為個人的。社區共有林地則是任何社區內的人都可以自由進去使用。在林地使用的內容中，林地的採集可以作為食物的補充，如黃藤果實作為食品，也有疏林、伐木作為生活用途，另外則是狩獵。經常是在田間耕作結束後進到林地工作，除了可以遮蔽太陽外，還可以持續地進行生活採集。

燒墾地的使用會出現在接近山頂的林地間，可以是私有林地內與社區共有林地，在社區共有林地的使用方式是以每五年為一期，不須特別經過任何人的同意（除非有爭議，先佔原則的處理機制），即可使用社區林地燒墾，但五年期滿後必須休養五年，使林地有充分的時間恢復地力。

丙、住宅地

住宅地坐落在梯田間，也有部分位於山谷處，而坐落在梯田間的住宅地往往是建立在梯田平台上，所以可以見到現代水泥建築型態下，形成階梯型往下蓋的建築樣貌。另外也有傳統型態的建築矗立在田間，可能多是作為穀倉所用。

土地使用型態示意圖

3. 面臨土地議題的型態

看似在 IPRA 的保護下，Ifugao 的原住民族可以依照民族意願發展所想要的方向，但事實上卻仍受到各種外部力量的介入，如資本市場的進入、世界遺產指定後的限制等，就本次所觀察到的土地議題整理成以下三點，「經濟模式的轉變」、「世界遺產指定後的限制」、「行政體系的邊界劃設與傳統領域劃設」。

甲、經濟模式的轉變

Ifugao 地區在近 150 年內才納入現代國家的統治下，他們戲稱現在的狀況是「自由的代價」，因為過去並未受到資本市場的強烈影響，僅是生活經濟上的交易用途，對於金錢財富的累積並不是生活的核心。因此當現代國家體制的控制下，他們必須使用金錢「繳稅」、「上學」，迫於此必須向外獲取金錢，衝擊了原本生活的方式，成為全菲律賓相對"貧窮"的地區，於是稱說是「自由的代價」、「Ifugao is cash poor, not food poor」。

其中有些人選擇往大都市上班，有些人則是將種植的作物轉賣。而這造成了兩個問題，第一，人力的外流，第二，轉種植高經濟價值作物；兩者都直接衝擊了梯田文化。前者很直接的反應在梯田的廢棄，由於梯田的型態無法讓大型農具進入，因此許多工作都必須以人力進行。於是人力外流產生的便是人力不足，梯田被棄置甚至衝擊了生態環境；而後者則是改變了種植的型態，上一個章節有提到不同作物所需的灌溉水不同，因此大量轉作經濟作物的情況可能會破壞了梯田，另外，為了提升經濟作物的產量，使用大量的農藥與化肥來維持

地力，這造成的影響已經不僅是生態環境的浩劫，更是身體的危害。

經濟模式的轉變看似必然，但確實地衝擊到當地的生態環境與社會關係，SITMo 的目標並不僅是維護梯田，更重要的是找到現代化過程中最適合當地人群的生存方式，同時也極力對抗著農藥、化肥的控制，找回人們的文化行為與原生的作物。

乙、世界遺產指定後的限制

在被指定為世界遺產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限制許多行為，例如種植的型態、水稻梯田維護的狀況、建築的型態等。此時，當地原住民族開始納悶的是，當初被指定為世界遺產前，菲律賓政府並沒有與當地人做好充分的溝通，被指為世界遺產的意願是來自政府的，又為何要限制他們許多的行為？

在洪端市（Hungduan）所遇到的問題是，受到經濟需求的壓力下，當地人開始轉種一部分的經濟作物，作為經濟收入的來源。然而該地被指定為水稻梯田的世界遺產，因此必須以水稻作為種植作物才能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但在當地連生活都有困難的情況下，還要這個被指定的稱號有什麼用？「世界文化遺產能吃嗎？」。

如同他們的敘述所提到的，「梯田、森林、人，三者是最重要的」，今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要維護的僅有梯田，一旦人不見了，梯田又要怎麼持續的維護下去呢？三者視為一個文化主體，缺一不可，這樣的限制又該如何突破，這同時也需要超越 NGO 力量的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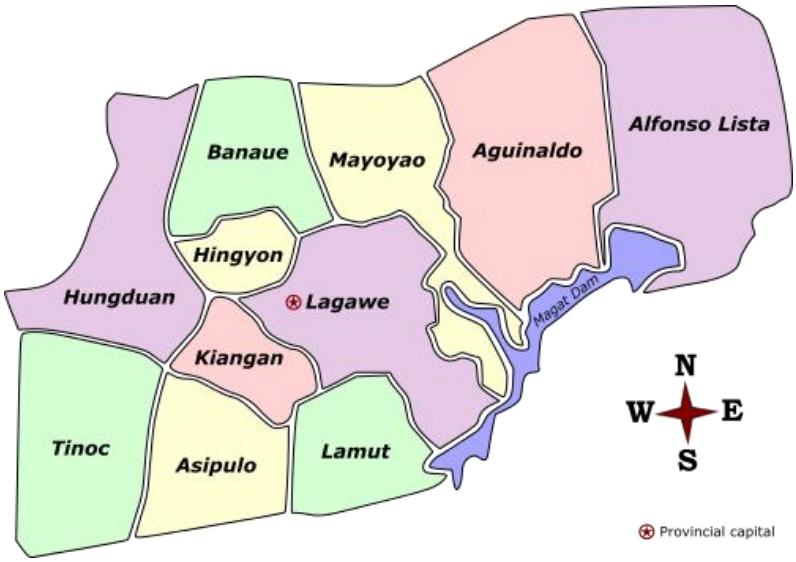
丙、行政體系的邊界劃設與傳統領域劃設

目前 Ifugao 在面對劃設問題上有看見兩部分的議題，第一部分是早期行政區界劃設造成的問題，第二部分是 IPRA 通過後傳統領域劃設的問題。以下就幾個案例作介紹：

一、 傳統上 Ifugao 原住民族即有劃分界線的方式，但過去政府忽略其傳統慣習，自行依照行政界線劃分區域。其中一個案例是，一塊土地過去是共同屬於 Habao 的，播種的時候，是需要跟隨祭司來播種與收穫的。但國家行政體系進入後，將區域分而為三，原本共同跟隨祭司的歲時祭儀進行的，卻因為行政區劃切割後，逐漸形成個體，不再進行共同的祭祀，但造成的影響是，本來蟲害可以在共同收穫後不再持續擴張，但現在大家收穫時間都不一定，蟲害則開跟隨著收穫時間而持續蔓延著。所以行政區劃的問題並不僅是社會群體的切割，更造成了生態災害的改變。

二、 Kiangan 過去曾是 Ifugao 的首府，對 Kiangan 人而言，許多

村落皆是由 Kiangan 所遷移出的，因此在傳統領域劃設上出現了極大的問題，由於 IPRA 將傳統領域限縮在現行的行政轄區內，是由「省級」下的「市級」作為劃設單位，而且傳統領域的劃設不得超出市級界線，也就是說 Ifugao 省下的 Kiangan 市僅能畫設其區域內的領域。但這就不符合 Kiangan 人的傳統領域範圍，也使得傳統領域內行使同意權的權力就無法執行了。他們也在思索能否有以省級作為劃設單位的劃設辦法，讓整個區域能有更完整的傳統領域樣貌。



圖為 Ifugao 省的

三、　有一個案是關於 Ayangan 語系的人群被遷入的例子，原本並不居住在 Ifugao 地區的人群，因為災害的關係，被政府安置在 Ifugao。但由於傳統領域劃設的關係，這塊地區原是屬於 Ifugao 的，卻在劃設時被歸為 Ayangan 語系的人群，這事件讓 Ifugao 人相當的不滿意，因為該地本是屬於他們的，卻因政府的政策導致土地的轉變，進而改變傳統領域的歸屬問題。

統整以上的議題後可以發現，目前在台灣也有許多類似的案例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前兩項議題可以在台灣看見後續的發展，而最後一項議題則是即將要發生的，也就是當我們期望看見傳統領域劃設的法制化過程，其中可能會發生的各種情況，這樣的經驗是非常值得我國法制化的借鏡，也可以透過這些案列來修正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

(2) 水稻梯田相關的生態知識與文化傳承

2016 年 7 月 14 至 25 日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 「105 年度赴菲律賓非政府組織實習計畫」，由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副教授及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日宏煜助理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一同前往菲律賓伊富高省與當地非政府組織「拯救伊富高梯田行動」（Save Ifugao Terrace Movement, 以下簡稱 SITMo）進行為期 12 天的研習、討論及對話。

對於當地生態知識傳承與民族教育，以下試圖從文化與教育兩個面向去探討，首先介紹本次移地研究地點及參訪的非政府組織 SITMo、伊富高在殖民歷史上及地緣上之獨特性，再者釐清菲律賓政府原住民權利法中的教育文化權，接著說明伊富省（Ifugao Province）基昂岸市（Kiangan）當前的教育現況，接次瞭解 SITMo 如何執行水稻梯田生態知識之文化傳承工作、教育文化工作與計畫的實踐，最後提出結論與省思。

壹、 菲律賓伊富高省(Ifugao Province)基里昂市(Kiangan)及非政府組織 SITMo

伊富高省（英語：Ifugao Province），是一個位於菲律賓呂宋島的省份，隸屬於科迪勒拉行政區（Cordillera Administrative Region，Cordillera），面積 2,628.2 平方公里，人口 180,711 人。基昂岸市（Kiangan）為伊富高省內四級都市，Kiangan 被認為是 Ifugao 省最古老的地區，源自古老的村落 Kiyyangan。Nagacadan Rice Terraces（Nagacadan 水稻梯田）活的文化地景，約為 10 公頃，1995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菲律賓水稻梯田五大群之一。人口數為 15,837 人（2010 年統計）

SITMo 組織，是在「菲律賓農村再造運動組織」(Philippine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PRRM)的支援下於 2000 年成立。其組織的目標及執行層面為原住民權利政策推動及倡議、伊富高立法、文化保存（傳統樂

舞）、巴拿威青年培力、生態旅遊（包含 Homestay）、梯田傳統伊富高考古計畫（Ifugao Archeology Project）等。SITMo 雖為非政府組織，但在少數特別計畫仍會與政府組織連結，如同社區與政府的橋樑。有趣的是，此趟實習計畫之旅的食衣住行、組織機構參訪、地方景點導覽解說以及當地生活體驗就已 SITMo 組織下生態旅遊的整套行程。

貳、　伊富高省的獨特殖民歷史與地緣使其保存完整語言及文化

伊富高早期為富豪財閥以及長老諮詢委員會統治的高地社會，並無君王制度及首領極權，當時已有相當良好及完整的灌溉系統以及龐大的水梯田農業。伊富高人傾向以和平方式解決任何衝突與爭執，也因此使其與低地社會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冒犯對方之處。西元 1565 年西班牙侵占呂宋島，六年後於此建立馬尼拉城，揭開了在菲律賓為期 333 年的統治。當時高地西班牙政府利用武力以及天主教信仰，極力想統治難以入侵的高地（現今伊富高省），但伊富高地區人民將梯田擴植，同時也努力地防衛，所以當時西班牙政府並無全盤拿下呂宋島，因此也保存了伊富高社會運作、語言文化以及水梯田農業。西元 1898 年美西戰爭爆發，西班牙戰敗，至此美國開始統治西班牙。相較於西班牙的強力入侵，美國轉而以較和平方式與伊富高人互動。美國學習當地方方言且尊重當地文化祭儀保存，而在當時低地人大多數接受基督教信仰，但伊富高人不想被基督化，因此高地與低地的分界因宗教信仰更為明顯。

雖然菲律賓的國家名稱、街道地名、宗教信仰以及語言深深受西方國家殖民影響，但伊富高在殖民歷史上以及地緣上的獨特性使其免於如低地遭同化之危機，因此更加鞏固當地文化及語言傳承及保存。

參、　菲律賓政府原住民權利法中的教育文化權

菲律賓政府在憲法的架構下，訂定原住民權利法（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IPRA），提出六項通則如下：

一、在國家和諧與發展的架構內，應承認並推動原住民權利法。

二、國家應保護原住民族群的傳統領域權，並確保其經濟、社會和文化福祉，同時承認採用傳統慣習法管理財產權的適用性，以及對於傳統領域的範圍和所有權的判定。

三、國家應承認、尊重和保護原住民族保存及發展其文化、傳統和體制，並在國家法令及政策中考量以上權利。

四、國家應保證原住民族人不論性別，在無分別與區別的前提下，皆應平等享有人權和自由的完整措施。

五、國家應透過原住民關注議題的參與去訂定相關措施，進而保護其權利及保證對於其文化風俗的尊重，同時確保原住民族在訂定國家法令及規定的權利與機會上，基於平等的立足點下裨益族群權益。

六、國家應體認對於回應原住民族文化風俗強烈表述之義務，藉由在教育、健康以及其他服務事項的方針上確保其最大值，進而對於原住民族群所需求和渴望的服務有更多的回應。

基於以上的通則，國家應創制並設立必要的機制去執行並確保原住民族權利的實現，充分考慮原住民族之慣俗、傳統、價值、信仰和體制，採用並實施以保護其在傳統領域上的權利。在 IPRA 的架構下，原住民族委員會應運而生（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NCIP），為執行並確保原住民族權利的國家級行政機構。

原住民權利法中的教育權主張，在 IPRA 的第廿八條[i]、第廿九條[ii]及第三十條[iii]明文載明，第廿八條「完整的教育系統--國家應透過 NCIP 提供原住民青年與孩童有完整、適切和整體的教育系統」，第廿九條「原住民族文化、傳統和體制的保護--國家應承認、尊重並保護原住民族保存及發展其文化、傳統和體制，並在國家法令及政策的制定與應用上充分考量原住民族權利」，第三十條「教育系統--國家應提供同等進入原住民族各個文化的機會，在沒

有偏見的情況下藉由教育系統中公私立的文化實體、學術、補助和其他激勵措施,設立並管控其教育系統與體制,用自己的語言和適當的方式提供教育,並採取自身文化的方法進行教學與學習,同時原住民青年及孩童應具有進入國家各層級及各形式教育的權利。」

就整體原住民權利法案而言,頗能充份彰顯原住民教育文化權利的主體性,在教育的實體、學術、補助和激勵措施等皆有通則性的權利主張,看似完整的原住民權利法案,但在實際執行層面及落實推動上政府仍需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尚待教育現場及原住民族社區實際運作現況的進一步觀察驗證。

肆、 伊富省(Ifugao province)基昂岸市(Kiangan)當前教育現況

為瞭解原住民水稻梯田傳統知識如何與當代教育系統連結,需先了解當地之教育現況,以下分別從學校機構、師資結構及課程設計與教學媒材進行培析。

一、學校機構

菲律賓當代的教育體制,教育主管機關分別有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DepEd)負責 K-12 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委員會(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CHED)負責國家課程以學術為導向的大學和學院的高等教育,技術教育和技能發展局(Technical Education and Skills Development Authority,TESDA)負責開發技術和職業教育機構,學制詳如表一所示。

表一:菲律賓的教育體制

學校	年級/學制	年齡	備註
幼兒園	0	5	非強迫教育
小學	1-6	6-12	強迫教育
中學	7-10	12-16	強迫教育

高中	11-12	16-18	強迫教育
大學	4	18-22	
碩士	2	22-	
博士			

Kiangan 地區有公立學校及天主教學校，公立學校分三區校園，幼稚園及小學 1—6 年級、中學 7-10 年級、高中 11-12 年級，7-10 年級校園於今年增設駕訓課程，且開放一般成人參加;11-12 年級之建築物甫於今年完成並開始招生，此有利於村落學子可免於高中時期需提早離家。而透過與 Kiangan Central School 校長 Joyce Karen D.Dulnuan 小姐的訪談中得知 Kiangan 地區目前約有 15 所小學，而目前 Kiangan Central School 學生數約有 550 人，學生數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全校教職員約有 18 位（全部皆為伊富高人）由此可見當地外流人口並不嚴重，這對社區發展是一件好事。

二、師資結構

教師透過國家教師資格檢定制度取得認證，在地方政府人事權屬市長權限，換個角度而言，當地具有教師資格之族人可否進入當地教育機構任教，取決於市長的裁量權，故市長對傳承當地方言及推動傳統文化的理念以及將影響當地教育機構的師資結構。

三、課程設計與教學媒材

在原住民權利法及教育部的規定，政府釋放鼓勵當地學校自行設計教材在原住民地區應編輯設計在地化課程，但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年輕一代對自身文化的認識不足，在教材設計與教學上產生困難與障礙，目前伊富高大學（Ifugao State University）正著手進行文化課程研究與設計，出版《Ifugao Indigenous Knowledge (IK) Workbook》一書，此書由 DepED, SITMo, NCIP, Province of Ifugao Official Seal, UNESCO 與 Ifugao State University 共同編撰。而此書僅

運用伊富高大學以及高中，作為認識伊富高原住民傳統知識的教材。於在各級學校仍未見在地化課程的教科書或教學手冊，僅將傳統文化知識融入社會科領域進行課程統整與融入式教學。

在課室用語部分，在 Kiangan 地區原住民語有七種：Tuwali、iluqangun、Takalo、qalangwiya、ayangan、hanlulu、yaklei，Ifugao 省則有 8 至 10 種原住民語。Kiangan 當地生活語言為原住民語，學校教室用語有 Takalo、Tuwali、English 三種，因人數問題，使用 Tuwali 語較多，當地村長表示，在學校教育中使用族語教學之學習效益優於使用英語，但為達成不同方言人們之溝通，則用英語為共同語言，未來英語是否會強勢綁架在地語言，而呈現原住民語流失之狀況，仍待觀察。

伍、 SITMo 水稻梯田生態知識之文化傳承

一、水稻梯田的生態知識

（一）水稻梯田地貌

梯田和村落所在地的變化，是為趨近水資源而因應的地貌，在高地和山區中段的水稻梯田運用森林涵養的水源、在河川旁則是運用河川資源。鄰近水稻梯田的森林為私有森林，越高處則為公有森林。水稻梯田間種植具代表戰爭和正義的象徵之紅色小樹作為邊界。水稻梯田的牆垣材料，有的地區為泥牆，有的為石牆，端視周遭環境的資源取材，並無特別之意涵。

從 Kiangan 出發至 Sagada，途中駐足於鼎鼎大名的巴拿威梯田（Banaue terrace），又稱為「天國的階梯」，是世界最大規模的水稻梯田，也有世界最大的人造灌溉系統，特殊地貌令人嘆為觀止。因人口外流，導致部分水稻梯田荒廢成為森林，也看到部分私有森林變為水稻梯田，當地族人視為森林與水稻梯田的自然平衡。

（二）稻米品種與種子保存

據說 100 年以前水稻梯田面積大於當今，1970 年起開始有轉作之形式出現，除了種植一年一期作的高地米之外，為因應市場需求亦開始種植一年

二期作的低地米、紅米或其他蔬菜。低地米是經濟作物，高地米用在祭祀儀式，紅米則供外銷。在口感而言，高地米最佳，其次為紅米，低地米口感普通。收割方式原生種米一支一支割下並成把綁起曬穀，低地米及紅米係整把割下並以穀粒方式曬穀。

種子保存的狀況茲以洪端(Hungduan)水稻梯田為例，整個小鎮屬於原住民傳統領域，該區主要種植高地米，早期有 20 多種的稻米種子，早期各部落會交換種子，維持品種的多樣性，後因全區被劃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範圍，與鎮外 NGO 合作簽約紅米外銷，因為市場趨力及消費者需求的關係，必須單一化且廣泛地種植經濟作物紅米，導致稻米種子從原本 20 多種品種，目前僅存約 8 個品種，呈現了種子保存的危機。從梯田的植物多樣性驟變讓我們省思科學家的想法與主張：「現今拯救大自然環境的方法就是要汲取原住民傳統的生態智慧與知識，回歸最原本且和平共存的生活方式。」

若從文化的角度探討種子保存的危機，所呈現的另一個問題是分享交換種子的傳統文化沒落，人與人的關係逐漸商業化。在消費型態上也產生改變，人們會將紅米產品換成貨幣做其他物質的消費，洪端(Hungduan)的族人將梯田種植的高地米販售的收入向低地人購買低地米或是支付生活開銷與教育費用，如同 SITMo 執行長在導覽時跟我們分享的：「伊富高存在的問題並不是糧食貧窮，而是在生活需求費用上較為缺乏與不足。」如此矛盾的情況使族人思考世界文化遺產的劃定與經濟型態是否利於改善當地生活品質和經濟狀況，究其原因可歸究為「自由的代價」，即族人當年不願接受西班牙殖民及美國的殖民，因著族人強悍的抗爭性格，不畏強權拒絕威脅利誘，致力對抗殖民政府，至今仍保留其純正的傳統文化，維持其傳統生活，雖享受了自由，卻也導致產業沒有即時與市場連結的經濟困境。

（三）水稻梯田產業結合觀光與教育

Ifugao 省 Open Air Museum 是學習水稻梯田生態知識的自然場域，全

區蘊含著人類文明與天地自然共存的知識，除了水稻梯田生態知識外，SITMo 的導覽志工也同時解說如何辨識葯用植物、天然殺蟲劑之植物原料，也教授森林知識，除了服務遊客之外，Open Air Museum 同時也扮演自然教室的角色，免費支援當地學校團體之校外學習活動，對象從 1 至 12 年級的學生，不僅教授從古至今的生態智慧以及認識當地產業，同時也訴說著伊富高美麗的歷史，展現觀光產業回饋地方的美好措施。資深導覽員 Auntie Maria 說：「在 Ifugao 像天堂，因為我們有充足的米和食物」，知足惜物的情感令人動容。

（四）環境危機

在水稻梯田所面臨的環境危機，有單一品種易導致病蟲害及環境生態失衡，突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另有外來種蝸牛強勢繁殖，加速原生種蝸牛之滅亡，使稻作病蟲害加劇。尚有轉作低地米需大量使用化肥及農葯，使環境生態產生變化與影響。

種種的環境危機源自於經濟變遷促使人類文化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導致環境生態的失衡。在現實生活與傳統知識的衝突之下，面對文化、遺跡的保護與承諾，如何避免因人為經濟活動及政策轉變使世界遺產遭受破壞，但又能維持人類生計所需，我們深深體認到環境科學與自然科學都需要向原住民傳統文化學習，尋求與大自然共生共榮的永續生存模式。

二、水稻梯田的文化傳承

（一）性別分工

社會組織中的性別分工，在水稻收割期間，女性負責莊稼收割，男性則負責搬運、準備中餐、照顧嬰幼兒。收割祭後農閒時期，男性會至森林狩獵並進行疏林，對森林之管理非常積極，而每家戶需提供男丁進行水濬之管理及維護工作，在祭典儀式中，亦有男女不同的職責分掌。

（二）傳統與現代信仰

信仰是維繫人們與土地關係的重要支柱。Ifugao 當地有六種宗教信仰，大部分為天主教，透過與當地政府教育機構掌理原住民教育事務之諮詢委員的訪談以及高山省（Mountain Province）薩加達（Sagada）拜訪當地 NGO 組織 MCRD(Montaños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的分享中得知此組織的設立也是從當地天主教開始，由此可見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乃相輔相成之關係，並無太大之衝突。伊富高族人是多神信仰的族群，至少有 200 多種的神，有好神與壞神的區別。

每種神都有其不同的性格，也有其喜好出沒的時機，例如風神表示惡神，與紅色有關的神表示戰爭與正義，例如要去找別人協商，白天要找太陽神，晚上要找月亮神，二者皆代表戰爭與正義的神，且如同晝夜一般有互不相遇、互不相讓的性格。族人認為各種不同的神要平衡，故巫師做祭祀時，依據不同的神會有不同的儀，例如收穫祭前一天祭祀壞的神，為了避免冒犯愛嫉妒的壞神，就得請他先行食用後離開，收穫祭當日祭祀好的神，感謝豐收並祈求來年豐收好運。

（三）祭典儀式

祭典儀式是水稻梯田文化傳承的重要模式，參與 Asipulo 的收穫祭儀，活動規劃由政府部門主導，與當地 SITMo 之關係為夥伴關係，主祭者主要為繼承制。收穫祭之主要意義為感謝土地、歡慶豐收及預卜來年耕作運勢，在儀式的過程中，取 3 公雞 1 母雞透過血祭方式進行，觀察其血液色澤及泡沫，得知與預測當天的祭儀狀況。收穫祭由家戶分別舉行，透過樂舞歡慶豐收並邀請社區人們前來共享，其中也發現演奏樂器之樂手仍停留在高齡層耆老，由此可見傳統音樂在傳承上呈現人才斷層之危機。

目前在農作的相關祭儀正面臨一項重大挑戰，祭司舉行播種祭和收穫祭有其時令與自然法則，但近年來受市場趨力影響，人們開始不遵守傳統季節儀式，不跟隨祭司播種而打亂了播種時序，其中一個立即影響是蟲害日趨嚴重，過去全區可以在同一時期收穫完成，田間沒有食物的狀況下害蟲會因見

食困難而被消滅，但現在種植時間不定，害蟲食物源不斷的情況下，導致繁殖快速而加重了水稻病蟲害的狀況，使水稻管理更形不易。

由上述的例子說明了傳統知識的可貴與先人智慧的卓見，故如何在市場趨力與環境保護上取得平衡，並遵守傳統文化祭儀的概念，是原住民族人需要再倡議與教育的議題，在台灣現況亦是當省思的課題。

陸、 SITMo 文化教育執行計畫與實踐

一、IAP（Ifugao Archeology Project）計畫重建伊富高歷史及協助研究編制教材

伊富高 Kiangan 地區學校傳統文化課程過去皆以文化回應式及融入式教學進行授課，自 2002 年 IAP 考古計畫進入 Ifugao 地區進行研究後，學校對於社區文化課程研發有了新的方向。2016 年 7 月 20 日參與 IAP 社區發表會，IPA 之成果發表主題大致包含以下議題：

1. 考古學與傳統農業的關係
2. 舊 Kiangan 部落的考古成果
3. 舊 Kiangan 部落的珠飾
4. 舊 Kiangan 部落的飲食種類
5. 舊 Kiangan 部落的植物採樣

透過考古學的科學證據，嘗試建構 Kiangan 先人的生活文化與歷史足跡。目前 IAP 考古計畫之研究產出還很難進入到國民教育的體制中，因為教科書的出版、印刷都是很龐大的資金，但他們現在已從省政府和一些私立學校開始做起。IAP 考古計畫成果發表會中，欣見夏威夷大學 Charmaine Ledesma 研究生運用考古隊的研究成果進行融入國小教育之課程教學模組（Module）設計之論文發表，主題為『國小教師如何運用考古證據進行地方歷史的教學』（Enriching Cultural Heritage: Teaching Local History through Archaeology

in Ifugao, Philippines）。此論文在探討如何結合現代考古挖掘成果及基礎考古學知識重建 Ifugao 歷史，進而在國小階段之社會課程中發展考古學教學模組，研究結果預定發展出教師教學參考手冊(Teaching Manual)。此計畫目的旨在立基於現代考古挖掘成果，透過教育手段將考古學研究所得提供國小學生理解他們祖先過去的生活脈絡。

從發表中我們理解到考古學在教育上的應用，不僅能導引教師豐富其課堂的師生討論，亦能觸發教師合作發展考古教學模組，其教學模組發展歷程如下：

經訪談小學校長後，了解目前教學現場僅對水梯田文化進行融入學科教學，與 IAP 考古計畫之研究產出仍未有密切的連結，期待在未來能根據考古研究成果發展教材。

二、傳統樂舞團及文化傳承斷層之隱憂

SITMo 組織中有負責教授傳統樂舞以及擔任生態旅遊表演的舞團，而成員幾乎為學校老師亦或是已退休之教職人員。大家圍成一圈跟著樂器所敲打出來的音樂與節奏起舞，舞蹈動作男女的手勢相同，都是模仿老鷹展翅，男性的腳步動作比女性較為複雜，且 Mayoyao 以及 Ayangan 的動作比 Kiangan 與 Asipulo 較活潑、有力。看似簡單、重複的舞步，卻對非伊富高人來說非常困難。當地人用肢體動作、表情、眼神所傳達出的文化內涵比頭腦所認知的更深刻。三個樂手用類似鑼的樂器敲打，三人須先行確定節奏方能進行敲

打，音樂就如在訴說伊富高的歷史與文化，沒有充足且豐富的文化認知與認同的人是無法敲擊出如此和諧且美好的節奏與旋律。SITMo 組織意識到伊富高的文化祭儀傳承面臨了斷層的困難，除了傳統樂舞團，也在巴拿威進行青年培力的計畫，讓更多年輕的族人能夠回鄉著手部落發展工作與傳承文化命脈。

三、學校與社區 SITMo 的聯結

SITMo 的工作小組中也有許多學校教師參與志工服務行列，故與學校的連結與合作頗頻繁。在 Mountain 省 Sagada 地區乃由 SITMo 設計研習訓練、文化課程及體驗活動，主動邀請學校師生參與，學校機構亦請耆老們擔任學校的傳統文化教學小組及諮詢團。

柒、　結論與省思

菲律賓政府在原住民法律及政策上擁有華麗的文藻，但實際執行的能力卻非常有限。而在地草根性機構及 NGO 組織絕佳的影響力與執行力漸漸地喚起族人意識，不僅在原住民權益上發聲、傳統領域界定及社區自治的倡議，同時也扛起了傳承文化以及教育下一代的使命。

菲律賓主動向 UNESCO 申請水稻梯田為世界文化遺產，後因其「地景的特殊性」被 UNESCO 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Ifugao 當地之 SITMo 以「拯救世界文化遺產」為品牌，增益農產品價值，固然產生了生態熱點之效應，但對當地產業之影響是限制了稻作以外的栽植，當地農民因社會變遷及消費型態的改變，與 UNESCO 協商耕作彈性，目前在保存文化與生計需求上稍有妥協，故已有少數土地有轉作蔬果之狀況，以因應農民的生計發展。

在傳統文化的傳承上，我們體認到社區、學校和研究單位相互支持文化傳承的力量。Ifugao 的梯田文化蘊含了豐富的人地關係知識，其勞動的性別分工、信仰、祭典儀式等文化表現都是立基於環境空間的脈絡，而近來教育系統結合社區組織、學校單位及政府機構共同發展具原住民特色的教材和學

習模式，相當值得學習。伊富高的語言保存較為完善且使用性極高，文化祭儀也非常自然地確實融入於當地生活中。因伊富高殖民歷史上的獨特性以及地緣因素而較容易保存文化，反觀台灣，原住民族族語的傳承面臨政策化，使用族語的機會應用在族語認證以及福利取得。文化祭儀部分也需政府官方制定歲時祭儀日。如何藉由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將原住民語言及文化真正落實在生活中是值得省思的課題。

從此次行程的學習與收穫中統整研究所得，對照台灣在相關議題上的實踐現況，期許重新觸動部落再省思及調整，期待在未來與各國事務交流上，從點、線、面的連結，結合個人學術研究、NGO 合作方案、學術單位研究交流等方式，開啟台灣與國際社會的多元對話與合作機制，跨越國家政治的現實藩籬，從國際原住民族群的對等交流平台中，開展台灣原住民的文化軟實力，展現台灣原住民的國際競爭力。

係與生態系統。

(3)SITMo 組織運作及投入的各項工作

NGO 社區組織

1. 正式員工：有4位，其中一位是馬隆，也是現任執行長；薪水的部分幾乎都是自己代墊，財務的部分也是由這4未來負責，但是有些社區活動等在財務上都是由SITMO來代墊，但是也些時候則是倒貼。
2. 正式員工與志工主要做的工作不一樣；正式員工的部分主要以對外連結為主，例如：尋找國際組織與資源、與政府的對話、參與國際性的演講等，當然對內的部分主要是協助志工將其工作做好分配，並清楚的表達，執行的部分就交由相關志工來負責，當然有的時候也會協助擔任講解組織與現況的腳色。志工的工作內容主要有分幾個內容，例如：農業組、生態導覽組、樂舞組、善至(指的是針對社會運動之類的領導者)、教育組等；因為這些小組別很多，所以不同的組別都有負責的主要志工，然後再透過這些主要志工來聯絡其他的相關志工，以進行其相關工作。
3. 工作分組的部分：SITMO是主要的組織，再下去則是有農業組，裡面的工作包含梯田文化、文化傳承、保育知識等。教育組，主要分兩個方向，a.老師-教育的傳遞與知識上的合作，b.耆老-將其文化類的人事物都傳承給下一代的孩子。生態組，也是分兩個方向，a.社會企業-培力與導覽的部分，b.舞蹈團-由資深的族人來傳遞相關舞蹈與音樂的傳承。善至組，主要工作內容包含律師、社會運動、倡儀達到實踐等。樂團組，這個工作主要以古調傳唱為主。

除了以上這些組別的類型以外，還有就是所謂的寄宿家庭，這個部分是有一些的訓練，主要是傳達觀念；因為主要的人員以老年人為主，因為有些是需要突破的，所以才會有觀念上的傳遞；當然，從另一個層面而言這是可以增加收入，所以老人願意持續堅持下去。

在一個不一樣的工作分組是SITMO與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三方的關係是以連結為導向。

另一個組別則是在巴拿威的部分，這裡主要針對的對象是年輕人，內容主要是從認識文化開始；青年人也組織了另一個小組叫做編織小組，這個組別主要是接國際訂單，但是因為是大量的訂單，所以無論是樣式或是規格都是一樣的。

4. 志工：主要志工有12位，但是實際人數不只是只有主要的志工的數量，是更多的；因為分布很廣，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透過主要志工聯絡其他的志工，並告知相關其活動。

5. 合作關係與合作的模式有哪些：過去與政府的關係是對抗的，但是現在的方式逐漸轉成合作的關係；主要也是因為組織希望能夠與政府形成一種相互的關係，雖然在某些議題上還是會有對立以及對抗的過程，但慢慢地希望能夠會是比較和諧的相互關係。
6. 如何與國際組織做連結、怎麼行銷自己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其實很多的時候都是國際性的組織團體會邀請他們到當地的國家做演講與分享，馬隆也會趁著這時候讓很多的人看見關於伊富高梯田文化；今年三年的國際生態農夫走動式工作坊也是工作人主動與馬隆聯絡並邀請一起參與；透過不同的連結方式把伊富高的梯田文化讓更多的人知道。
7. 主要增加收入的來源有哪些工作：在這個組織裡面工作是沒有所謂的收入來源，因為成立這個組織的起頭，是由一群全志工所組成的，所以直到現在雖然這個組織運作的能力很強，也讓很多人實際來到伊富高實際走訪梯田、也把遊客帶進部落，但是這些收入都是回到部落的族人身上，並沒有回到組織本身。
8. 其他農業相關的資訊：SITMO從農業技術上來說，農業交流是台灣與菲律賓未來農業合作之可能性。再來Ifugao之SITMO僅就水梯田文化進行了保存與推動，並未對於有機農業進行任何推廣工作。訝異這個農民組織是由政府扶植，也訝異SITMO沒有有機農業的支持。
9. 關於土地上，相當肥沃，應該要開始組織家人合作。但是土地雖肥沃，但運輸一直是最主要的問題。

(4) IAP 考古計畫及其與社區的合作

- **IAP summer school 計畫源起與經費來源**

計畫緣起

伊富高考古計畫(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ct, IAP)是一項藉由考古挖掘菲律賓伊富高省基昂岸(Kiangan, Ifugao)當地原住民的歷史遺跡，找出過去的伊富高人生活與傳統梯田農業的歷史。IAP 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Stephen B. Acabado 所發起，以及夏威夷大學體質人類學家 Adam Lauer，拯救伊富高梯田計畫(Save th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 SITMo)執行長 Marlon Martin 共同主持。

自 2012 年起至 2016 年，IAP 每年暑假規劃為期 5~8 週的 field school 課程，提供美籍或現居美國的大學生，經申請獲准，到菲律賓參與 IAP 及 SITMo 的考古研究計畫。

此計畫亦有培養在美菲律賓裔的學子，回到菲律賓認識當地文化的美意。透過從事考古研究，返鄉投入服務，並與在地社區互動，以了解當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經費來源

IAP 的 field school 的主要經費來源為：一、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的大學生研究計畫(Experience for Undergraduates)，每年經申請、審核出 8 位美國在學大學生參加 field school。獲得這筆經費者，僅需支付來回美國、菲律賓的機票錢，其餘研究經費全額由 NSF 支付。二、UCLA 人類學系。

其他合作單位包含：菲律賓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伊富高原住民國家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Ifugao)、菲律賓大學考古研究學程(Archaeological Studi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田野調查機構(Institute for Field Research)，及拯救伊富高梯田計畫(SITMo)。入選學生將視當年經費申請狀況補助，基本上免負擔當地食宿費。今年(2016)時，學生僅需負擔來回美菲機票費用。

- **學員組成與課程設計**

學員組成

IAP 之學員皆為美國籍大學生或美國大學在學生。團隊中尚有幾位 UCLA 相關科系之研究生，協助 field school 課程的教學，擔任助教的角色。其中僅一位助教主要負責行政及照顧學員的工作，包含收集申請文件、協助規劃課程、確保學員的每日行程、學員身心狀況，以及學員的研究進度。除了行政助教有支薪之外，其餘助教皆為志願協助，一邊進行自己的在地研究。

申請方式

申請對象須為美國籍大學生或居留在美之美國大學在學生，繳交之申請文件須包含推薦函及自傳簡歷，也須說明是否具備社團經歷、考古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背景，及預計在 IAP 進行的研究計畫或研究目標。

審核者為 Stephen B. Acabado 教授，依照 IAP 的研究領域是否與學員的研究計畫相符、學員的學科背景、人格特質及社團經驗，篩選符合資格者。

課程設計

field school 之課程目標是讓學生熟悉考古研究進行的過程，配合 SITMo，以菲律賓伊富高梯田之農業技術、水利灌溉設施、伊富高人傳統社會組織、伊富高歷史文化、地圖製圖等主題為研究範圍。

學員在八週的 field school 中須配合嚴格的作息規劃，於早上五點起床進行考古挖掘、標籤文物、分析等工作，統一用餐時間及就寢時間，也需要輪班

維護環境清潔。同時，學員須完成個人的研究計畫內容，於 field school 結束時交出研究報告，並舉辦成果發表，與當地社區分享研究成果，回饋社區。field school 的安排活動包含：地形製圖、考古挖掘、考古文物標籤、民族誌訪問、實驗室分析等。

每天傍晚為研究報告的討論時間，助教會與學生進行團體討論，或是安排與教授的一對一面談，除此之外也會在傍晚安排演講。

完成 field school 課程及研究計畫之學員，可獲得 8 學分（一年兩學期制），即一年四學期制的 12 學分。[編按：12 quarter credits (equivalent to 8 semester credits – REU particip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uition and fees)]

- **與社區的合作**

從 Stephen Acabado 的博士論文設計，計畫最初的研究問題只是：梯田從何時開始開墾？但在訪問 Kiangan 社區之後，計畫將研究問提轉變為：Kiangan 的舊部落是什麼樣子？而計劃的核心則有七個重點：1.深入瞭解殖民主義影響當地的政治和經濟活動；2.遺產管理；活躍的社區參與；3.有效的能力建設進行科學研究；4.發展地質剖面為科迪勒拉斯；5.伊富高水稻梯田養護程式開發；6.提供科學的依據，最後解決的梯田年齡和 7。建立伊富高/科迪勒拉考古年表(引用 Ifugao Archaeological projet 社團資料)，這也回應到了 IAP 他們所做的其實是「社區考古學」與一般的考古學不同，他將社區納入考古的活動當中，但並非讓社區參與挖掘、分析的過程，而是研究的程序及挖掘出來的文物都由社區掌握。程序上如：研究問題的討論，社區中的每個成員有他們自己想提出的問題，而每個問題都可以發展為一個研究，IAP 要做的是與社區討論最後的研究問題，他們也要負責去回答社區，更重要的是培力當地人，讓社區去認識自己的歷史、寫自己的歷史，說自己的故事。而在文物的部分，IAP 所發掘的文物，雖然屬於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所有，但會保存在 Kiangan 當地的博物館。SITMO 跟 Ifugao 有個關於保存文物的協議，假如當地沒有技術可以保存文物，則 UCLA 可以代為保管，但文物仍屬於社區。SITMO

組織和 UCLA 也做為伊富高和菲律賓國家博物館的中介者，協商文物保存問題，解決伊富高當地沒有設備但想留下遺物的狀況。

與社區間的合作會藉由每年兩次的社區組織大會(有 SITMO 成員、SITMO 各青年團、耆老團、文化教育諮詢委員、地方政府、IAP 成員)將 IAP 要進行的工作、經費、時間、計畫等等都在此會議說明，看社區是否接納同意，並常與當地組織的志工有密切的討論與互動。在經費的部分，Summer School 所申請到的所有經費會交給社區使用，社區必須負責暑假學生們來這邊的食宿安排，這樣雙向的合作也讓經費使用和研究者的行程透明化。

而每年 Summer School 結束後，SITMO 會在當地學校舉辦成果分享會，說明田野的成果，夏日學院在每次結束前皆會向部落族人報告此次研究之成果，IAP 成員表示，由於部分族人有參與部分的研究工作，因此對於相關研究感到興趣，認為可以透過此研究了解更多部落的歷史。這次觀察到主要與會對象為文化教育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以及對此有興趣之社區居民。成果的呈現方式有二：物質的呈現在一間教室中，將舊照片與挖掘出的遺物展出，上面也有當年度參與 Summer School 的學員他們所做的工作，像是標記時間、地點、分類等：而另一種就是透過簡報將這期發現的整理並進行報告，發表主題大致包含以下議題：考古學與傳統農業的關係：舊 Kiangan 部落的考古成果、舊 Kiangan 部落的珠飾、舊 Kiangan 部落的飲食種類、舊 Kiangan 部落的植物採樣，透過考古學的科學證據，嘗試建構 Kiangan 先人的生活文化與歷史。

在當代的土地議題上，因為伊富高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他們不能改變地景，即使是一棟房子也不行，而且也不能種植其他作物。但 Stephen 教授透過考古證據告訴聯合國，地景是會改變的，現在是耕地的曾經是耕地轉變為住家又變成耕地，而這樣的地景不是為了成為世界文化遺產而出現，是為了順應當時的生活，因此對於土地的利用與地景的改變，都應該從當地人的生活與使用出發。

Kiangan Central School 舉辦的成果報告（圖片來源：本團隊拍攝）

今年所挖掘到的文物展出（圖片來源：本團隊拍攝）

UCLA 研究生上台報告（圖片來源：本團隊拍攝）

計畫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難

Stephen Acabado 教授一開始要進行這個研究時，連 SITMO 的執行長 Marlon 也不太想理他，Stephen Acabado 教授花了三年的時間讓 SITMO 執行長 Marlon 還有社區中部份的人了解他的想法:伊富高的梯田 2000 年的長歷史，從考古證據來看其實是只有 300 年的短歷史，而現在的伊富高人很多都是 400 年前因為西班牙政府進入，從低地移入高地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何在西班牙的記載中伊富高人快速擴張,有 6000 多的人口,而當時馬尼拉只有 2000 人。另外在歷史的記載中有 170 多個村莊一夕之間消失，西班牙的歷史說他們死了，但 Stephen Acabado 教授認為他們其實回到高地建立社會。有需多人就會覺得教授是在否定他們身為伊富高人的正當性，但教授指出從低地移入高地的人並非指他們不是真正的伊富高人，他認為是當時的伊富高人已經有一部分移居低地，只是西班牙人的進入迫使他們回到山上的家族中，擴展梯田與殖民政府對抗。

同時他的研究也結合起源傳說與口述歷史，起源傳說中伊富高人的祖先是一

對亂倫的兄妹，因為被發現亂倫，所以被趕出村莊到兩個地點，現在看那兩個地點只是普通的梯田，但透過考古的技術，他在那裏發現他們的聚落舊址，而且有至少一千年以上的歷史。然而稻米的起源在伊富高人的口述歷史中，是很久以前由神教給他們的，但這並沒有指出到底是多久以前，也許是兩千多年，也許是三百多年。透過考古技術去應證，在伊富高的傳說或口述歷史其實是有根據和其意義的，並非只是迷思。

就算經過那麼長一段研究時間，在發表會後的提問仍然有成員對此研究成果感到疑惑：「當你（Stephen 教授）提出梯田文化只有三百年的時候，是否會衝擊到我們的梯田文化，或是這個梯田文化做為一個世界文化遺產的正當性會減弱？」但教授回答：「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不是因為這個地景的歷史，而是透過這個地景所反應出來的人與自然互動的關係。所以不論這個梯田的歷史長短，他代表的是人類如何克服環境的過程。」教授也說他沒有強迫任何人要接受他的研究，有些人也許永遠不會相信這些成果，即使到現在他都還會聽到老人家說海盜 lee ma hong 的故事（lee ma hong 是一個中國的海盜，因為跟西班牙人作戰失利逃到伊富高，救教了當地人種植梯田的技術），但這樣的合作本來就需要長時間的討論，而成果也不會馬上被接受。

除了計畫的成果與社區觀念相衝突之外，在計畫執行上的困難主要有：

1. Stephen Acabado 教授表示對於夏日學校的課程設計及形式不知道還可以有什麼樣的改變，且加上長時間的規劃設計課程，教授們也面臨到疲乏，所以才要停止夏日學校的課程。

2. 主要的工作團隊因為夏日學校的時間近 40 多天，如果只是由教授與研究生來進行這些挖掘，可能只需要兩個星期。而教授和研究生們也需要陪伴家人，這個計畫龐大的人力管理與執行也讓大家感到疲倦。

3. 考古成果目前還很難進入到國民教育的體制中，因為教科書的出版、印刷都是很龐大的資金，但他們現在是從省政府和一些私立學校開始做起。

IAP 計畫的後續走向

Summer School 設立之初的目標，就是為了之後 SITMo 要編撰的教科書建立資料庫，經過五年的時間，Summer School 在 2016 年暫時告一段落，之後的挖掘及分析工作都會由 UCLA 的教授與研究生們還有菲律賓的博物館來進行。而研究生們的研究也都會繼續以伊富高為田野地，或是協助 SITMo 的計畫。有一位研究生他的工作是繪製挖掘出來的遺物，並且協助之後博物館 Kiangan 舊部落復原的展覽；另一位 Jared 他利用空拍器，根據 GPS 定位，空拍地面照片，再將照片及 GPS 定位資料匯集到軟體 Agisoft PhotoScan 中繪圖，製作 3D 立體模型地景圖，考古挖掘時，每一層也會繪製一幅 3D 圖，並放到當地博物館中，供當地人了解考古研究的進行狀況及發現；還有一位研究生 Maddie 他從第一年就參與 Summer School，今年擔任課程助教，他的研究針對挖掘出來的珠飾，以往 Kiangan 的珠飾都跟附近 Kalinga 的珠飾混為一談，但 Maddie 要做的是為 Kiangan 建立一個專屬的珠飾目錄，從挖掘出來的遺物可以看到這裡的珠飾也是很多樣，有瑪瑙、琉璃還有骨頭的；其他的研究生有將研究重點放在植物和飲食文化。來到這裡的學生受到啟發，展開一個個的研究，其實都是在回答不同的人提出的問題，最後也回到他們 IAP 的核心問題：「Kiangan 舊部落是什麼樣子？」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他們的資料也被使用在教材的編撰上，以考古學為基礎，將伊富高的歷史文化融入在這個考古學主題中，而前面提到的研究也被放在這本課本中，除了讓學生對考古學和伊富高的歷史文化有所認識，也可以讀到一些學術期刊的論文。今年 IAP 的成果發表上出現很多老師，這個教科書的編撰不只是針對課本的內容，也有設計相關的教學模組與評量方式。IAP 的後續計畫就是要訓練這些老師們去做訪談，蒐集田野資料，也會針對考古學做訓練。

這次參訪的重點—Nagacadan 梯田，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梯田群，其農業是

一自給自足的多樣化生態系統，除了在梯田種植原生種稻米（native rice）外，亦在森林地進行燒墾，種植芋頭、地瓜、豆類等雜糧作物。傳統上，稻米（native rice）的積累是名望的象徵，播種、收穫、除草等等許多的儀式更是環繞著水稻耕作而生。

然而，1970 年代受到綠色革命影響，菲律賓政府將外來種稻米（low-land rice[3]）引進伊富高山區，外來種水稻耕作時期較短，使得原本的農業時序改變，造成某些儀式消失之外，更由於市場影響，農藥與肥料的使用破壞了此區的環境生態系統。而外來種稻米所需的灌溉用水也和原生種稻米不同，外來種稻米的生長過程中需要有一段時間排除田裡的水，原生種稻米則是全年供水，這樣的結果導致種植外來種稻米的梯田裡沒有水時，梯田就會產生崩塌，同時也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去修復田地。

伊富高地區的轉作不單是影響到農業的生態系統以及災害，性別分工也隨著外來種稻米 (low-land rice) 的引入而產生了改變。在種植原生種稻米 (native rice) 的時期，女性會負責播種、收穫、除草與選種等工作；男性則負責整地，因此與稻米耕種與生長週期相關的儀式領導者 (ritual leader) 是由女性擔任。在種植原生種稻米 (native rice) 時，每年會有一個出身貴族的女性擔任 domonak[4]，domonak 首先會在自己的田地上播種，然後村莊中的族人才會開始播種，因此女性在一整年的歲時祭儀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隨著一年兩穫的外來種稻米 (low-land rice) 引入當地，女性對於原生種稻米 (native rice) 的知識受到嚴重的影響，例如女性已經不再選種，而改為由男性從市場中購買種子。

伊富高的水資源方面，水稻種植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然近年來的氣候變遷，使得降雨強度以及長度都產生了變化，使得灌溉渠道更常毀壞。在地長期以來一直視水資源為重點議題，並有一套維持已久的水資源管理系統，而在地居民同時也在面臨著新的困境。自該區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後，UNESCO 不斷投注大

---

[3] low-land rice：low-land 指的是相對於伊富高地區較低海拔的區域，low-land rice 即是由政府引進，是非伊富高當地原生種植的稻米品種。

[4] domonak-字面上翻譯為土地的擁有者。

量經費在此地，希望在地人以傳統工法建造用水渠道(2002 年)。未知，渠道完成後的兩天的一場颱風就讓渠道摧毀了。且，長期下來 UNESCO 與政府的經費投注，使得在地自主水資源管理系統動能減弱，一個原本希望恢復「傳統工法」的美意，最後卻逐漸演變為倚賴政府以及外來資源的挑戰。

伊富高地區的農業以及水資源的情況在近代因為氣候、政府或是外來資源，都使得伊富高地區原本的農業系統以及水資源管理開始面臨許多課題，在地居民如何透過重新反思在地價值和組織動員，使這些挑戰更符合在地期待的發展，這些都能夠成為臺灣原住民在面臨相同議題時作為借鏡的例子。

(5)伊富高培育原住民知識專家計畫（Nurtur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Experts Program）淺談

伊富高過去因殖民教育和農業政策的影響，使得在地農耕知識和文化傳承上受到極大的衝擊，不但影響世代的認同、社會組織結構，與地在農耕文化緊密連結的「呼得呼得」、語言等無形文化也漸漸殆盡。然而，隨著國際間原住民族意識抬頭，及在地知識的重新肯認，是否改變了伊富高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現況呢？

團隊在幾次的訪談和對話中了解到，過去伊富高人自幼便會跟著家中長輩，一起下田耕作，故關於農耕知識、語彙、祭儀、人觀等，都是透過在梯田勞動的過程中被傳遞和實踐。然，現今因農務辛勞、社會地位較低，使得多數家長期待透過學校教育，使下一代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導致目前孩童升學與留在家耕種的比例是 8:2，農耕人口銳減之快，深深衝急著當地糧食的生產，也改變了在地人文生態和結構，過去父母在田間教授農耕知識和語言的傳承方式，目前已非教育傳承最有力的方式。而，歷代的殖民者與執政者，強行推展英語教育和主流科目，正式體系的教育未充分鑲嵌在地文化和知識系統，伊富高人顯然在學校也無法受到應有的文化薰陶。對此，他們如何找出文化傳遞與活化的方式呢？

拯救伊富高梯田行動組織（SITMo）的執行長 Marlon 表示，為了使民族知識有更寬廣的傳遞、發展途徑， SITMo，和國家原住民事務委員會（NCIP）、伊富高國立農林大學（IFSU）、菲律賓教育部（DepEd），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

費，與在地耆老、社區共同合作推展伊富高培育原住民知識專家計畫（以下簡稱 NIKE）。該計畫主要希望能有效的將伊富高在地知識與文化，透過系統性的記錄、彙整、研發、出版等進程，使得這些文化和知識，能以資料庫、教材、技術專利等多種形態的呈現，落實在各不同的世代生活，並有效的運用在伊富高日後的各項發展上。故，2006 年起由 SITMo 發起規模性蒐集原住民族知識，並和 IFSU 合作，就 SITMo 累積的資料為基礎，進行口語和文字的產出，始為該計畫的前身；2009 年政府相關單位才加入，協助這些產出轉換至正規學校課程，並編制社區學習中心，支持設社區學習文化。Marlon 表示目前這個階段的工作，因伊富高省各區有方言的不同，翻譯和師資上的不足，所以目前教材仍以英文為主，若日後 NIKE 下培養更多的人手，期待教材都能以族語輸出，並且日後能使用族語作為授課語言。

團隊在 SITMo 辦公室實際 NIKE 系列教材，發現雖然在教材的印刷或排版上，或者教材分級和使用語言上，尚有調整的空間，但在短短試讀的過程，卻可深刻感受到編寫安排上的用心和企圖，其中對於伊富高水稻文化和農業生態議題的細膩和深入，更讓閱讀者清楚的認知伊富高農業文化和知識傳承的迫切性和重要性。NIKE 之於伊富高是一個文化傳遞和落實的新方式，不僅將既有的文化書面具體化，更是一套實踐的指導，透過在地自發及產官學的合作，讓文化學習不僅在學校體制延續，也讓文化回到人們居住的空間裡並存。

六、 團隊心得與建議

1. 成員個人心得

(1) Sra Manpo Ciwidian

再次重返伊富高，心情可說相當複雜。心中一方面非常期待能夠再次看見許久未見的伊富高友人，另一方面也憂慮此行的自己是否能夠比去年有所突破；加上今年我擔任團隊行政的工作，必須負責在行程中確認各項事務的進行，心中不免擔心自己無法融入此次的參訪行程。儘管如此，我還是暫時拋下心中所憂慮的事情，全心全意讓自己專注在此次的參訪裏頭。為了有效的蒐集與整理每日所匯集到的資料，領隊老師將團員們分成了四組：土地組、教育組、NGO 組，以及 IAP 組（負責了解 UCLA 伊富高考古研究的組別），而我被分配到 NGO 組。一直以來，我對於部落如何運作在地組織，以及如何跟外界 NGO 進行合作感到興趣，我也藉此分工進一步了解 SITMo 組織的組織架構、與各地族人合作的機制與方法，以及與外界 NGO 合作的經驗。其中令我感到相當印象深刻的是，原來在 SITMo 組織底下，還有許多在地組織，例如：接待家庭組織、農夫組織、善治組織、編織組織。SITMo 則是將自身定位為窗口的角色，將這些在地組織直接地與第三方的他者進行接觸，使在地社區、族人能夠直接地受益。此外，SITMo 亦透過結合水稻梯田時序的生態旅遊連結底下的在地組織，讓所有的組織能夠藉由生態旅遊產業獲得利益，同時展現及傳承自身的伊富高文化。

SITMo 的經驗實在讓我感到驚艷，當下也讓我回過頭檢視台灣原住民部落的情況。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當一部落若出現數個協會時，大多時候組織會因為資源的關係而讓彼此處於競爭的狀態。我認為 SITMo 的經驗能夠給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們也應該學習發展出一套能夠連結各個在地組織的發展策略，讓不同的組織們從競爭的關係轉變成為合作的關係，並且分享獲得的資源。如此一來，部落將會有更加強大的能量發展出符合部落需求的發展策略。希望未來我們也能夠邀請 SITMo 至台灣原住民部落進行參訪，相信透過近距離的對談與分享，在地組

織能夠獲得更多刺激與培力，增進自身的能動性與創造力。

(2) 江長銓　Hafay Nikar

本次前往伊富高所設定的目標即是關於該地的土地議題上，在不同國家情境下所產生的土地議題究竟會有什麼差異，又會產生何種不一樣的影響。長達 12 天的行程，從不了解到認識，從認識再進行討論分析，這樣的過程實實在在的讓我們認識到該地的議題狀況，彼此也透過不斷地詢問、追問的方式試圖尋找最貼近當地的想法。從這樣的問答過程中，也讓我學習到追尋問題與解答的方式，絕對不是一問一答中可以得知的，而是要在過程中不斷地思索、追問，不要放棄任何一個線索，這才會是得到答案最好的方法。

而關於土地議題中，我最關心的便是在傳統領域劃設上，雖然無法用自己的言語來詢問關於劃設上的細部問題，但透過老師的翻譯與解釋下，逐漸理解到兩國間的異同，最大的差異即是在政府力量的強度，若僅觀看 IPRA 法案會認未該法案的先進，但事實上在落實卻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另外也透過許多的訪談得知，土地議題上所面臨的並不像是台灣常見的 BOT，而是人，因為現在所面臨最大的問題即是在貧窮，人們無法在在地謀生，於是到了都市求生，然而都市的混雜情境也無法讓他們獲得更好的經濟地位。這樣的問題不斷惡性循環下，人的培力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與 SITMo 執行長 Malon 對談時就感受到相當有力道的力量在運作著，充滿感性的詞彙與強大的執行力，確確實實的感動著我，這也是未來可以持續學習的方向！非常感謝有這樣的機會能到伊富高，看見另外一種世界的樣貌！**陳巧筠**

今年因為官大偉老師的帶領而有幸前往菲律賓的伊富高省參加研習，短短十天涉及的主題十分廣泛，包括當地的農業變遷歷史與生態知識、傳統領域與土地紛爭解決機制、SITMo 組織與社區合作的關係，而和 IAP 的接觸更啟發我們思考如何運用考古學證據做研究。本團員自籌備時便先從文獻上初步認識伊富高的水稻梯田農業與 SITMo 組織，到了當地實際與農民以及 SITMo 的成員互動，更加深刻的認識這個地區所面臨的議題，其實與台灣十分相似。伊富高地區的水稻梯

田雖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但許多限制政策卻不一定符合當地所需，反使水稻梯田逐漸荒廢，而政府引進外來種的稻米改變部落農業原有的歲時祭儀，耕作型態的改變伴隨著傳統生態知識的消失、親屬與社會關係的變遷，這些議題也都正發生在台灣的各個原住民部落。然而，SITMo 讓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動員能力非常強，參與在其中的許多成員是無薪志工，當有活動或工作時便主動前往協助，長者們也非常支持，即便身體年邁也不吝嗇地分享農業知識，更重要的是社區組織並不依賴政府，透過與國外的非政府組織或大學合作來爭取經費、進行各部落基礎的研究與調查以及文化的復振，並且培育人才，讓部落的青年也能夠對外進行導覽解說，既在地又國際，實是台灣可以繼續借鏡學習之處。

(3) 阿薊

在這十幾天的訪視，走過了不少的社區與地景，感觸及深，在伊富高，森林、水稻田和人，這三者缺一不可，若不是這三者緊密的依存關係，這個地方就不會存在。 提醒我們大家，對於文化、遺跡的保護與承諾。大地變化、人為活動，以及政策轉變，有些世界遺產還是會遭受破壞。 在現實生活與傳統知識的衝突之下，要如何利用農業技術去保護環境，必須要花更多的體力與時間投入才能達到平衡，也學習到對如何在自己的傳統知識文化的堅持與實踐、與 NGO 組織和當地的組織的連結、互動、信任（MGO 組織是可以跟政府對話的），反思在我們的國家是相當困難，長期政策上的打壓，制式化的產出結果，習慣性的依賴等等，而沒有意識到危機，主流教育（政策）取代了自己有很好 GaGa 及文化知識，未來如何運用結合資訊與科技，組織的連結，身為 Tayal 的我們更應該努力地找回傳統知識文化與實踐。

(4) 亞弼・達利

該如何去形容這次的參訪心得呢? 對伊富高的認識是因為今年三月高山生態農夫走動式工作坊認識了從這裏來的三位夥伴，但對他們個人的認識卻是知道一些些，知道的資訊是他們正在面臨的是梯田文化由高地米(適合生長在本地的

稻米)卻因為經濟改種低地米，然而這樣的種植行為改變了水梯田的使用、祭儀、文化、生態又因使用農藥、害蟲等造成梯田崩塌。對這三個夥伴的印象就是具有行動力、感染力、影響力的行動倡議者。

一直到參與了伊富高參訪讀書會，才對這個地方有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即使很努力地透過讀書會、文字、簡報等方式來認識伊富高這塊土地過去發生的歷史、當代正在面臨的議題、文獻資料等等，但我發現用這樣的方式仍然對伊富高省仍侷限在被給予的資訊。

當真正的踏進了菲律賓的那一刻，告訴自己即使在如何的累、坐車如何遙遠都要盡量讓自己醒著，用心、眼睛、味道、身體、頭腦、投入全心全身感受在伊富高的學習。

14 號下了飛機看到台灣駐菲律賓辦事處的秘書空橋接我們，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經驗，入境之後就搭車前往菲律賓原住民委員會辦公室，且我國大使特別到場迎接我們，並在當中也初步了解目前整個在菲律賓原住民的狀況，也了解到她們的委員會是有七個區當中再推選一個主委；不過對馬尼拉的印象就是塞車、開車技術要非常好，因為隨時不知道會有從左邊或右邊突然冒出來搶車道的車子，容易發生車禍的感覺。

15 號凌晨摸黑的搭車前往伊富高，經歷了黑夜、清晨的朝暮帶著小冷到天亮後逐漸升溫身體感受到濕熱的溫度，街景也不斷的變化，最後山越來越高~就像回家的感覺，經過市區、鄉村到聚落，不過這裡的聚落型態與人口數是我自己部落(鎮西堡部落)好幾倍大也很不同~ 一下車眼前的驚喜就是美麗的梯田，即使有些稻米已收成，但眼前的建築物和梯田、山景互為相融的一幅畫，真美！

傍晚 SITMo 組織特別安排了歌謠吟唱團歡迎我們，透過歌謠、舞蹈、口簧琴來彼此交流，雖使用的語言不同，透過這些可以感受到彼此歡迎並且理解的開始嘞~ 十一天的學習與體驗真的很難一下子可以說清楚的，許多要疏理、跟自己的對話太多滿的感動與刺激和反省，先說說印象深刻的~

用走動的方式感受水梯田的過程，看到地景、作物、文化、儀式、人的互相牽動，但重要的是梯田裡種了什麼樣的物種，因為這個物種牽動所有的行為跟文化祭儀，自己走過了這個之後梯田之後更能感受到 SITMo 組織為何要透過搶救梯田文化做為一個核心工作，並且透過不同的策略讓更多人關心，進而讓當地的伊富高人更願意回來種植。

我看到及學習的是~

1. 與考古學者的合作來證實或是推廣梯田文化的歷史、變遷，進而連結教育要做教案作為當地國中小高中的教材。在這裡我學習到的是如何有效的與各種專業連結並未族人文化做些紀錄甚至是共創一些論述作為一些影響力。

2 再來就是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並保護這個梯田文化，當然也說了進入保護機制同時遇到的限制與挑戰，即便如此組織仍不放棄與政府溝通，讓在被劃定保護區的族人仍有一些可彈性的空間，因為執行長也道出一句重要的話~這些梯田文化也是因應生活而有所變化的，不是不變的。也看到伊富高省也正在面對貨幣使用，作物轉換貨幣使用這個事情，未來這是不可避免的，但組織要如何提共或找到在保護梯田文化當中作物的多樣性或是相關策略要讓族人有收入以便支持學費。

3.在地組織的強韌與策略

雖 SITMo 執行長說伊富高省相較於其他省的組織是比較少的，雖不知道是少什麼?或是數量或是組織的多元化這件事情，但就從組織本身的動能、自主、獨立是非常紮實的在訓練或是有清楚的意象，就單單是要在社區/部落進行事先行使同意權，光是這件事情的運作和願意所以有的資訊要透明、公開，相較在台灣的 NGO 組織就很不是這樣操作方式，部落協會組織搖搖晃晃資金籌措不易，且人才不易留住，不然就是中大型的非營利組織進駐卻也是由外進入的，帶著資源進入部落工作，但往往跟文化不一定有關係，不過要做到進入部落推動一個工作要讓部落知道並同意這真的非常少有聽聞的，往往進行行使同意權的事件是各大專院校要跟部落討論合計畫、政府單

位要推動或開發(但不全然都有進行諮詢事先同意權)，但反觀社會福利單位卻沒有這樣進行過。 當然也看到 SITMo 組織的困境與挑戰，但他們仍與大的科地雷拉區的各組織連結的仍保持著一定的強度與自主，相較於自己在台灣對許多原住民的草根組織，往往因為政治、資源而分裂或是收編，不過近一兩年新一代的青年有不同的做法與想法，但我們面臨到基本的生活開銷就不容易在地紮根並推動文化的運動，或是組織工作的訓練不夠在地貼近部落脈絡，或是說不是以族人最大權益作為基礎點跟沒有工作方法。

4.看到堅強的農夫與生命祭儀的展現

雖在貧窮的狀態下，他們的農夫卻有高度的行動力學習力創造力，即使知道交通運輸是他們面臨農作物無法大量外送到城市最大的因素之一，他們卻用另一種策略吸引觀光客來進入他們的土地，進一步的認識促成在地消費。

且他們真的不會餓死，擁有多樣的稻米以及維持文化涵養的耕作方式。且家家戶戶都有進行收割祭儀，有幸可以參加這樣的一個慶典，即使是一種類似展演的方式，跟我們分享，透過美食的製作、跳舞、祭祀(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喝自己釀製的米酒，

回到最原始跟土地的連結跟人的連結，我在當中感受到就是一種豐收後的喜悅與家人們一起分享，且在準備祭品與執行的過程都好像喔~

我想不同的是泰雅族再進行 SMUS(小米收割後辦理的感恩慶典)我們沒有什麼舞蹈，就是聽耆老人們的吟唱、家族們互相聊天、唱歌的狀態比較靜態。唯一就是不高興的是~不論是展演或是真的慶祝，特別是老人在進行祈福感恩的時候就是靜靜的在旁參與， 而不是有更多的聲音。

因為真的太多了，即使回到台灣也二十三天了，也過了半個月，但總覺得有很多事情仍在刺激和提醒我，我試著整理出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跟自己~重新回顧自己的工作位置與文化紮根的深度及強度,再來就是在經濟發展中的部落要如何維持或是保有泰雅族的文化而不被經濟

控制。

第二面向~回到組織之間的互動交流可做的事情

也許在高山農夫的進行方式可以分議題/區域來進行實作交流，但考慮伊富高的小農到台灣技術學習會有些難度，光是他們的機票、旅費等等會增加她們的困難，若是台灣小農去分享就相對上募資可能容易些，不過語言上需要翻譯者，若真要進行也需要有很實質的確認雙方的狀態等等。

1. 農業技術的交流與分享~有看到堅強且創新的農夫，他們想要用友善的工作方式保存並發展經濟收入，我想尖石石磊有很棒的農業技術，只是將經驗和知識轉換成為伊富高那裏的物種作為採集成為好用適地適用的酵素。至於操作方式當然建議台灣的夥伴可以到當地生活並實做。

2. 看到混林農業的咖啡~雖只有看到咖啡豆樹與日曬的豆子，但不是很清楚咖啡發展的種植技術與豆子的處理，一直到烘焙成豆子或是濾泡包裝這樣的技術到哪裡，但在嘉義鄒族來吉部落的經驗可以有更多的經驗交流與分享，甚至技術的轉移。

3. 組織訓練~青年培力

青年需要培力，觀察到菲律賓草根組織是強有力的，且必較自主，可以清楚掌握議題的分析與策略，這在台灣的經驗比較少，可以多一些的青年交流及培力的訓練。

我知道的每年四月科地雷拉日就有許多台灣的原住民組織會參與這裡的盛會，並互相分享、學習，因為科地雷拉區域本身組織就非常多元多種多樣，也許這些都是很好的交流，不過因這次主要以伊富高 SITMo 作為窗口，仍需要再問問他們的想法，即以伊富高 SITMo 作為窗口也是一種好的開始。

第三面向~回饋政大伊富高田野調查課

原本這只是老師開給學生的一門課程，因高山生態農夫在最後一天結盟會議

上 SITMO 執行長的邀約及官大偉老師的同意，讓這堂課起了化學變化，也讓老師跟助理花很多時間讓我們社區工作者了解要去田野調查的社區背景、歷史、現況以及籌措經費的來源，且讓手續行政變得更多樣複雜，我想這都超過 DAYA 老師的預期了吧，不過還是要謝謝你們讓我們這群社區工作者有這樣的機會可以跟學生們一起學習。

這當中觀察到幾件事情

1. 成員的組成不同當然會影響學習的狀態，感謝上帝雖我們都不同，但學習上卻是一樣滿滿的、互相關心支持，過程中雖一直是非常熱鬧快樂，不過我們的學習卻是更貼近彼此成為互助及互補的學習過程。我想 DAYT 老師當初在選其他成員時也有很多的細心觀察。

2. 就是因為成員的多樣性背景的不同，所以帶出來的討論與回饋更多元，甚至很多話都是在坐車的時間彼此交流跟刺激成員本身的動力，不論是社區工作者或是學生都有對部落、文化有更多的想像及目標。

3. 對社區工作者~學會用一些工作方法、科技用品、討論形式、學術用語、系統的整理資訊，這些都是對社區工作者很好的現場訓用，因為很多的經驗與現場雖不同但我想對工作者而言一點就通，只是語言的轉換及用語也透過彼此之間就可以更多學習。

4. 語言~我要謝謝學生們和老師們非常辛苦的翻譯，真的是非常謝謝，高興的是學生們語文能力都夠，可以即時協助重點翻譯，但是卻不好意思對學生的學習有中斷跟影響，讓他們一心兩用；未來是否就依此模式或是要重新調整就看老師的角度怎麼去思考；我自己的看法一種是提早訓練學生的聽跟轉譯，另一個就是找翻譯員但也可以是社區工作者也可以是熟悉伊富高的學生，但就看老師怎麼去思考及定位這堂課未來的走向。

(5) 蘇韋宣

作為大學畢業前最後一次田調，我很珍惜這次的機會，也很期待到菲律賓

的日子。出發前，為了讓大家能有伊富高的先備知識，團員按主題、輪流準備資料得開了幾次讀書會，但是面對一張張圖片中的稻田、房屋、面孔，或是一段段黑白文字，我對伊富高的想像還是片段又單薄。 抵達伊富高後的每一天，眼裡都是綠色的梯田、乾淨的藍天和艷陽，在和當地的居民、農民、政府單位或是 NGO 團體的對談中，聽他們說著自己的農業、生活，深刻感受到原住民自己找回土地、文化的渴望。 對於漢人來說，我們的生活已經脫離土地太久，所有的生活慣習也不再跟自然這麼密切，所以當我親身走在伊富高、親眼看著他們手指著梯田或遠山，在聽他們說著歷史和生活的時候，我才真正明白為什麼說土地是根。很感謝在伊富高遇到的每一片土地、每一個人，還有整個研究團隊的溫暖和樂，作為大學生活的最後一次田野，來到伊富高的經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6) 鄭宇荃

在伊富高的第二天我們來到 Open Air Museum，顧名思義這個博物館是在室外的，而展品就是依附高最著名的水稻梯田景觀，SITMo 的執行長 Marlon 與兩位當地的志工也是我們當天的導覽，這樣的安排其實非常有意義，三位講者分別是不同的膚色與年齡，所分享的內容也都不同，執行長會針對整個拯救伊富高梯田的計畫和水稻田的文化意義作解說，另一位講者 Maria 是當地耆老，會跟大家聊天，有時候看到地上的植物也會隨機解說，第三位則是當地青年志工，他除了針對水稻田，也會分享他自己在組織內部的工作。不同於平常認知的博物館，伊富高的 Open Air Museum 透過實地踏查的方式讓訪客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梯田所乘載的文化意義，而多位導覽的安排同時也培力社區成員擁有介紹自己文化的能力。

除了 Open Air Museum 我們也有到博物館去參訪，博物館內部是兩邊對稱的構造，一進去可以看到一個祭司假人在做祭典，而梁柱上掛著雞籠，這其實是使用了傳統家屋的意象，這是非常值得學習的，讓訪客在瀏覽展品的同時，也能夠進入到家屋的空間中。展示方式很優秀的，展品種類也很豐

富，特別的是有看到 IAP 伊富高考古計畫的成果展示在博物館，希望在我們政大的田野也能夠與部落的文物館有這樣的合作機會，將我們的調查成果透過博物館的展覽回饋到部落。

2. 團隊整體建議

(1) 南島外交版圖的開拓與深植：

過去提及南島外交，大多強調大洋洲地區之南島民族，但本次參訪發現菲國與台灣原住民族在語言、文化和發展進程上等層面上，有非常多相似之處。除了建議原民會等有關單位與機構，應透過跨國訪查和會議等多元管道來建立與菲律賓原住民之間的互動與合作關係外，也應借重原住民軟實力和青年藝術創意，奠定台灣在國際外交和情勢上的地位。

(2) 台菲原住民土地實務操作上議題經驗交換：

特別在原住民土地議題上，菲國的原住民委員會對於傳統領域調查、認定傳統領域、解決傳統領域爭議等方面都有一套熟悉的作法以及許多操作上的經驗，其經驗是除了美澳紐加大國，可提供台灣原住民土地出路的另一種思考。

(3) 人民組織的培力與連結：

由於菲律賓原住民草根組織相當具有能動性，建議原民會或原住民非政府組織積極籌備台菲律賓原住民族戶訪學習（從非政府組織層次的交流著手為優），汲取菲律賓非政府組織社區營造的經驗與方式（例如：推動 SITMo 與台灣原住民農業組織的交流），以培育原住民部落在地的組織人才，並嘗試與國外原住民部落的非政府組織連結，透過交流與互訪，將議題連結至國際。

(4) 落實基礎調查並有效運用在政策制定中：

菲國伊富高省的 SITMo 組織，透過與國外的非政府組織或大學合作來爭取經費、進行各個部落基礎的社會經濟調查，並運用這些調查作為檢視政府或政策之執行和不足，以供人民在維繫權益或自主發展上的需求，這是台灣的原住民部落

十分缺乏的部分，建議政府高層應審慎思考，並立即補足開展台灣原住民系統化的全面性調查。

(5) 台菲研究之持續性與資料系統化：

承第一點所述，台菲雙方原住民族的現況和發展脈絡之相近，又該國在實務上的經驗多有我方可參考之處，特別是在土地、生態觀光產業發展模式、文化資產保存等議題上，建議應持續發展比較研究，並且應將過去幾年對於菲國的出國報告書等，一併有效的彙整，建立一個開放式資料庫，讓這些調查資訊系統的能讓更多人使用和關注，擴大研究和訪查的效應。

七、會議相關照片說明

2016.07.14	
行前準備著裝族服	團員與林松煥大使、Leonor主委大合照
達利・貝夫宜長老代表致贈禮品給NCIP主委	與林松煥大使及代表處同仁共進晚餐

2016.07.15	
與Stephen B. Acabado教授共同享用卡瓦胡椒水（Kava）	晚餐後持續進行討論會議

2016.07.15	
與Stephen B. Acabado教授共同享用卡瓦胡椒水（Kava）	晚餐後持續進行討論會議

2016.07.17	
高山省呈現的高海拔林相	與MRDC座談交流
會後與MRDC大合照	SITMo執行長Malon分享成立的經驗與過程

2016.07.18	
驚險中攀爬岩洞	團隊成員大合照
懸棺嵌入石灰岩山壁中	晚間與Steven教授座談

2016.07.19	
搗米與篩米	祭師進行祭儀，旁人倒米酒Balay

儀式後的樂舞	樂器的伴奏

2016.07.20	
參觀Robert的農場	參觀Roland的農場
IAP的成果分享會	IAP向當地人解說挖出的文物

2016.07.21	
Tinoc以經濟作物為主的梯田型態	與Tinoc市民座談

Tinoc委託NGO製作的3D全境地圖（傳統領域）	Malon執行長解說水庫開發事件的經過與當地發展的狀況

2016.07.22	
Malon執行長解說Hungduan的發展狀況	鳥瞰Banaue

2016.07.23	
參訪伊富高省博物館。	團員與Evelyn女士的座談

與當地傳統樂舞團的大合照	學習製作Binakle

附錄：事前準備工作與讀書會資料

1. 事前行政工作

本團為學生自主自籌之團隊，由團隊全體成員及指導老師群共同規劃、討論一系列的行前讀書會，以及與伊富高團隊進行研習課程討論；此外，所有的行政庶務也皆由團隊成員聯繫處理與分工，例如：Sra 團長負責接洽研習行程；鄭宇荃同學協助訂機票與飯店等。

2. 讀書會

次別	日期/地點	閱讀內容
第一次讀書會	03/28(一)	伊富高省發展歷程基礎背景建構，2015 年前往伊富高的同學進行回顧報告
第二次讀書會	04/18(一)	菲律賓歷史發展歷程，民族社會文化，從國家體制下的觀點
第三次讀書會	04/25(一)	伊富高相關學術研究，考古人類學研究：Stephen B. Acabado, The Archaeology Of The Ifugao Agricultural Terraces: Antiquit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第四次	05/09(一)	傳統領域法與相關議題介紹：Indigenous People's

讀書會		Rights Act（IPRA）
第五次讀書會	06/06(一)	SITMO 組織介紹（當前的發展，包含觀光） 與 IAP 的內容
第六次讀書會	06/20(一)	農業與植物學相關研究
第七次讀書會	07/04(一)	文化資產相關國際法

註解

[i] Integrated System of Education. — The State shall, through the NCIP, provide a complete, adequate and integrated system of education, relevant to the needs of the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of ICCs/IPs. **Section 28, Chapter V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1997**

[ii] Protec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e, Traditions and Institutions. — The State shall respect, recognize and protect the right of ICCs/IPs to preserve and protect their culture, traditions and institutions. It shall consider these rights in the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tional plans and policies. **Section 29, Chapter VI Cultural Integrity,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1997**

[iii] Educational Systems. — The State shall provide equal access to various cultural opportunities to the ICCs/IPs through the educational system, public or private cultural entities, scholarships, grants and other incentive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ir right to establish and control their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by providing education in their own language, in a manner appropriate to their cultural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digenous children/youth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all levels and forms of education of the State. **Section 30, Chapter VI Cultural Integrity,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ct*, 1997**